

女特互戰門史

# 我與女間諜

李鐵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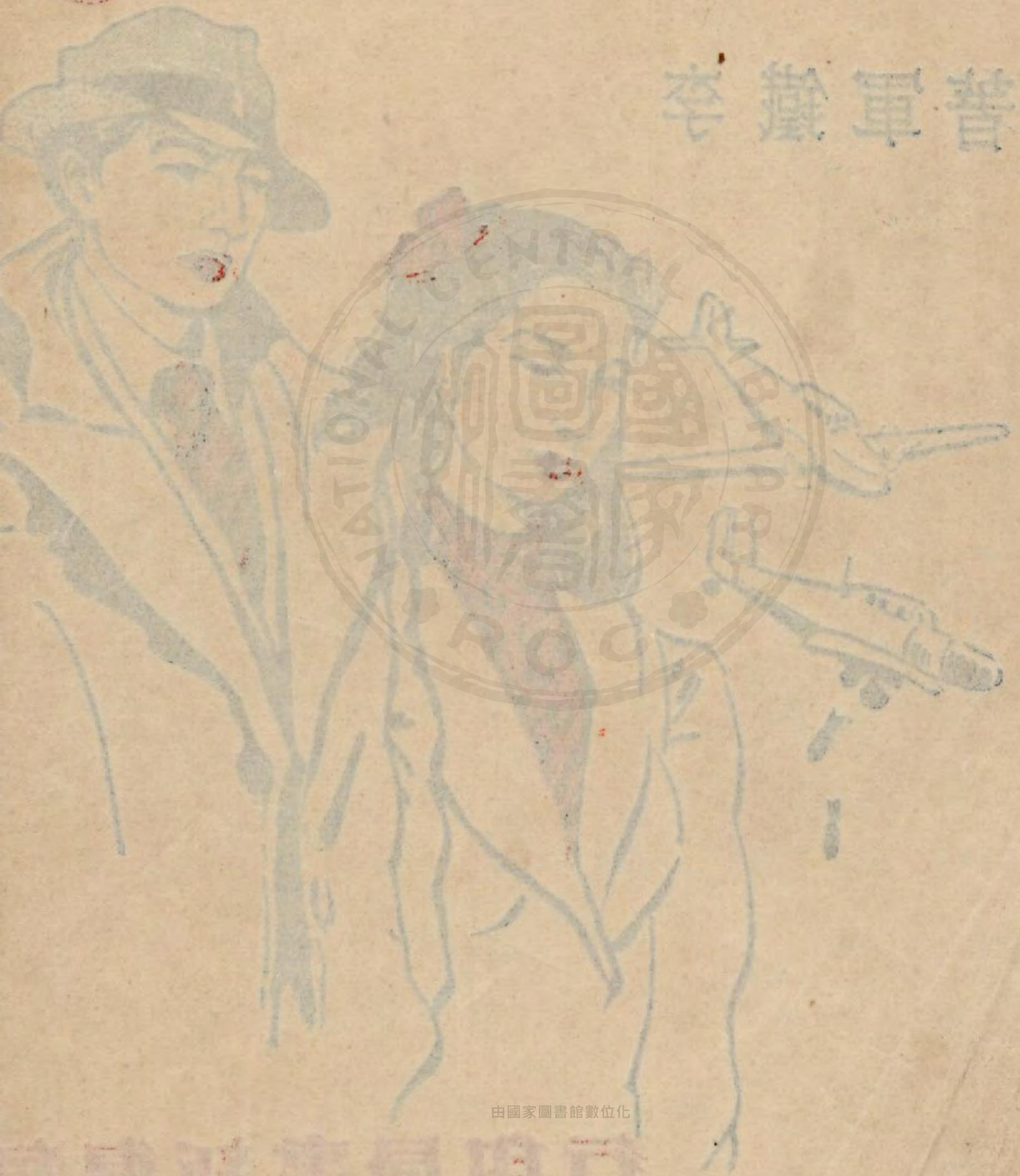
海復新書局印行

舊

史門輝王女

# 婦女雜誌

李鐵軍著



# 目次

第一章	初戀	.....	(一)
第二章	孤島的苦鬥	.....	(三二)
第三章	海灘的祕密	.....	(四八)
第四章	虹口的襲擊	.....	(六四)
第五章	水與火	.....	(七二)
第六章	獄中	.....	(八二)
第七章	古城爭奪戰	.....	(九四)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再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我與女間諜

編著者 李鐵軍

校訂者 戈超

出版者 復新書局

發行者 復新書局

總發行所 復新書局

上海九江路  
五七九號

代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 我與女間諜

## 第一章 初戀

一九三〇年的冬天，我奉派到浙東的一個古城——紹興去工作。

紹興這一個縣份，在中國是一個著名的縣份，由於它歷來產生過很多的控制政治力量的幕僚（一般人叫做師爺）的緣故，大家對這個地方都有很深的印象。而且，這個地方更出產着喻炙人口的名酒，在一般人的口中，喝到了那滋味醇厚的紹興老酒的時候，就會記起這一個老大而富饒的縣份。這個縣份是由會稽，山陰兩個縣份合併起來的，有幾百條澄潔的河川與幾千頃肥沃的田畝構成了這一塊富饒的土地，養育着一百二十萬的人口，而成爲浙東一個最大縣份之一。

自從全面抗戰展開以後，東戰場的敵人的鐵蹄由滄滬而踐踏到杭州，當敵人的兇鋒開始席捲到錢塘江北岸的時候，錢塘江南岸的紹興曾發生一度極大的震動，無論富戶、貧民、商人、苦力、一切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都迅速的帶着他們的細軟離開城區，幾千隻的小船載運着人與物很迅速的由他幾百條河流分散到鄉間去，一座繁榮而熱鬧的城立刻變成一個落冷的幽谷。但是，不久證實了敵人並沒有南進的企圖，縱然這地方還可以聽到前線的砲聲，看到天空中掠過的敵機的影子，但市民們則從一個比較長的時間的觀察裏相信紹興仍然還是一個安全的地方，於是疏散在鄉間的人們都陸續的歸來了，城區的商店更鋪張地擺出了他們的窗飾，無線電播放着京劇與崑曲，小販的呼喊開始



回復了那種噪雜粗魯的調子，每天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大馬路上的行人依然摩肩接踵的擁擠着，甚至以女招待爲招徠顧客的酒菜館也紛紛開起來了，娼妓也在戲院、在街頭活躍起來了，在這個城裏，如果是到來一個遠方的客旅，那是必定會詫異這裏完全沒有一絲一毫的戰爭的氣息的。

雖然曾經有人注意到，這種畸形繁榮將會造成不良的後果，但是這時候是沒有人願意把思想放到較遠的將來的。

我在這一年的冬季裏到了紹興。

我的任務可以在我奉到的手令上看到：

一茲派第一〇八號赴紹興，偵察敵奸在浙東活動情形，並擊破之！

綜觀這一個時期的各方情報，我們已經知道敵人對於進攻浙東各縣的企圖漸漸積極起來。他的目的雖然還並不想奪取浙東各縣及打通浙贛線，但却是想發動一個大規模的流竄，打擊我們在浙東的野戰部隊，以減除我們收復杭嘉湖所給予敵人的最大威脅。如果發動了一個大規模的流竄，就是對於浙江政治上經濟上的打擊也很大的。所以敵人在浙東的間諜的活動也很活躍，據我們所知道的：敵人的間諜總站分爲三個，第一站是曹娥，第二站是紹興，第三站是諸暨。敵人憑着這三處的總站爲基地，派出××個小組分佈在附近各縣及重要鄉鎮而構成了一個廣大的間諜網，關於這個間諜網的組織，我們也曾經出動大批人員去破壞它，但是除出曾經捕獲幾個最下層的份子以外，還沒有尋找出重要的線索，以便一舉粉碎它的中心的機構。

我被派到紹興來工作，我知道我的任務是相當重大的，我以另一種面目出現在這個古老的城裏：我獲得了×科長的介紹信，謁見了××縣長，派我擔任了紹興縣政治工作隊的副隊長。

這個政治工作隊副隊長的職務，完全是我的工作的掩護，除由我擔任訓練政工隊員的一部份時間外，我開始活躍於紹興社會各階層、黨政工作人員、駐軍、商人以及下流社會的分子，在二三月時間內，我差不多認識了許多人。

不消說的，我有我自己的機關，我在接近南門的一家×姓住宅裏佈置了我的機關。有三個助手幫着進行我的工作，經常收發無線電訊，與×處的總站聯絡。

在殘冬已盡初春方臨的二月，我遇到了生命史上最豔麗的也最最愉快的一頁。

紹興縣政治工作隊部爲了充實隊員實力增進隊員素質，要招收十五個男女隊員。過去的政治工作隊實在太缺乏生氣了，祇有十五個隊員，參加政治工作隊的隊員有幾個是初中的學生，程度當然並不十分高，有幾個是失業的小學教師，他們之加入政治工作隊是完全爲了生活，對於工作的興趣實在淡漠得很，還有兩個是從杭州嘉興淪陷區方面來的，曾經受過中等教育，活動能力還強，可是人數太少，也沒有什麼好的成績表現。現在的計劃打算把十五個隊員增加一倍，組織方面擴大起來。所需要的隊員打算選擇程度較高能力較強的男女青年充任。儘量吸收優秀份子，以增強隊員的陣容。在選定新隊員後，還打算全隊隊員從新訓練一個月，教育他們更多的實際知識與技巧，準備應付他們未來的更廣泛的政治工作。

招考男女政工隊員的廣告在報紙上登出以後，投考的男女青年很多。經過體格檢查，筆試口試以後，選取了十五個新隊員；十二個男隊員與三個女隊員。

我在考試的準備方面與選取的決定有着重要的建議，幾個新隊員大都是根據我所定的標準而錄取的。

這裏我特別提起考取的三個女隊員中的兩個女隊員。

這三個女隊員當中最年幼的一個名叫劉麗娟，她自稱是杭州人，說的是純粹的杭州話，在杭州××中學讀過二年級，圓圓的臉兒，一雙含羞的眼睛，看人時總帶着微笑，那小小的酒渦在說話時露出淺淺的圓痕，但當她的眼睛彷彿是害羞似的向下面俯視時，這酒渦又像初春的夢一樣消失在殘餘的溫柔的靜默中了，她的說話是慢慢的，是柔軟而婉轉的，聲音由輕輕地漸漸的響亮起來，又忽然在微笑中低弱下去，她是一個從淪陷區流亡出來的少女，寄住在一個鄉間的親戚家裏，因為不慣於寄生蟲的生活，又想到城市裏來換一換空氣，所以堅決的要求她的親戚答應她獨自出來找一個工作的地方，投考政治工作隊不過是她的一種嘗試，可是這種嘗試竟然成功了。她在說明她的志趣的時候曾說：「我是一個初進社會不懂世故的女孩子，政治工作隊的任務是什麼還不很清楚，能夠擔當不能夠擔當自己更沒有把握，不過這一次既然考取了，自然決心地學習起來，如果我的努力能夠獲得成就的話，也許我可以對國家盡一份力。」

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女隊員名叫俞芳，她是一個非常活潑非常大方的女孩子，她自己說是江蘇無錫人，但是住在上海很久。一二八戰爭爆發後，她跟隨他的母親帶着兩個弟妹逃到杭州，住在杭州上倉橋的一個親戚家裏，杭州淪陷後，再跟着母親逃到紹興來，住在紹興東南一個大鎮——東關的舅父家裏。她們在過去戰局演變最劇烈的那一年中，母女和弟妹狼狽地從甲地逃到乙地，再從乙地逃到丙地，過通了好多的旅程，經過了說不盡的辛苦，又度過了無數人輕視和憎惡的日子。她又說：她也是因為過不慣那沉悶的生活，想改變一個新的環境，而出來找一點工作的。她說話的態度非常大方，看見了每一個人都是愉快的笑，馬上可以和你暢談起來，彷彿是老朋友一樣親熱，她

俊俏而美麗，像春天的微綻的花苞那樣的明媚，喜歡在臉上薄薄地傅上一層粉和搽一點淡淡的胭脂，當我和其他教官第一次看到她的時候，發覺她是一個標準的都市的女性，對於這種工作是絕對不相配的。但是幾個教官對於這個人都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歡，似乎都存着同樣的偏見，認為政治工作隊裏既然容留了幾個粗俗的鄉村少女，也不妨容留一個都市少女，雖然這個人不很適合於這一種簡陋的環境與刻苦的生活，但也許憑着她自己的決心可以自動地把她自己改變成爲適應這一個環境的人，憑着教官們的努力，也許可以把她訓練成一個很好的幹部，憑她的美貌與才幹，也許可以使我們的政治宣傳工作能夠獲得很多的幫助與更大的效果，這是主持考試的教官們的一種自私的企圖，終於把俞芳也錄取了。

政治工作隊部自從增加了隊員以後，空氣就緊張起來，過去那種病態的沉悶的空氣一掃而空，而代替它的是活潑的有生氣的生活。隊員個個人振作了起來，因爲接着的是開始了嚴格的軍事、政治訓練，每天早晨五點鐘要上操場，上下午有四個鐘點的學術講話與精神講話，隊員們都忙得透不出氣來；女隊員因爲體格的關係，比較放鬆一點，但是她們也同樣在訓練的嚴肅的行列之中，艱難地接受着這一種刻苦的磨鍊。在另一方面，隊員們的待遇也低劣得很，津貼的數目極少，膳食非常菲薄，——膳食方面通常是八個人一桌，四菜一湯，而那些菜更缺少脂肪，每一種都是一樣的鹹味，如果沒有整天的勞動來刺激食慾，真爲吃不下去。

每個隊員每月祇有二十塊錢的津貼，這二十塊錢有什麼東西可以買呢？在當時的物價，買了一雙洋襪一塊手巾，其餘的大概祇够付給理髮師和洗衣婦了。

政工隊馬隊長是三十幾歲的青年，人是相當剛毅幹練，可是有一點浮誇，喜歡唱高調，和他談

話，逗引他開了話匣子，就滔滔不絕地傾吐他的空泛的理論，每一件事每一件物或每一個人，都是他發出理論的對象，都可以從那裏發生冗長的理論，使人在他的嘮叨中傾聽得不耐起來，好幾次，隊員爲待遇的低劣向他提出改善的要求，他老是說：

「大時代的青年，應該受得起苦。擋得住艱苦的磨鍊。好比一塊生鐵，非經過洪爐中的燃燒與鐵錘的鍛鍊，它決不能成爲堅韌的鋼。人也是如此，如果不吃過苦中苦，決不能成爲人上人。尤其是你們，你們擔負着這大時代的最大的使命，你們要發動民衆，訓練民衆，使他們一致起來從事抗戰建國的工作，你們必須給人們一個好榜樣。惟有你們能夠受得住艱苦，才能感動他們，才能號召他們，你們現在的生活雖然苦，但也並不算最苦。你們一定知道，在前方，有幾百萬的將士在浴血抗戰，他們的生活怎樣？他們不是在大雨天，伏在水深及腰的壕溝裏和敵人拚命嗎？不是在大雪天，冒着風雪與敵人搏鬥嗎？你們和他們的生活比較起來是誰苦？再看，還有那幾千幾萬的難胞，不是去棄了家庭，田園、祖宗的坟墓，走上了流亡的道路，飄零在異鄉，他們無衣無食，過着悲慘的日子。有的人即使有錢，但也有用完的日子，決不會再像過太平日子一樣舒適的生活了，還有，那些在敵人的鐵蹄下而輾轉呻吟的同胞呢？他們過的什麼生活？亡國奴的生活。自由被剝削，財產被掠奪，一不留心，便要被人拘捕了去，關在黑暗的牢獄來，少則半年，多則幾年。如果敵人一不高興，他們又有生命的危險，他們和你們比較起來，你們的生活是好得多了！……」

這一翻理論雖然是善辯的律師也不容易駁倒，自然那些年青的隊員是無法應付的，於是隊員們要求改善膳食的交涉是失敗了，有的祇有再忍受這「苦」，有的則從家裏拿出錢來，每天加添一點小菜，以改善他們的營養。

因爲全隊之間的感情還好，大家還是平安地在這低劣的生活中度下去了。

有一天，是午膳的時候，在那種桌凳碗筷一陣移動撞碰的聲音平靜下去以後，我發現俞芳和劉麗娟沒有來喫飯，膳後，我到女隊員寢室中，看見俞芳好像有病的樣子，睡在牀上，劉麗娟坐在她旁邊，輕輕地和她談話。

「俞芳，你身體不舒服嗎？」我吃驚地問。

劉麗娟看見我進來，立刻站了起來，「李隊長請坐！」拖過一張木凳指給我坐，並且代俞芳回答：「是的，他像是生病的樣子，有一點發燒，身體不很舒服呢！」

我並沒坐下，我走近了俞芳的牀前，看着她的臉。我剛要問，俞芳笑了起來，對我說：

「李隊長坐呀！我稍稍有一點不舒服，也許休息一下，就會好的。」

「那麼，你們沒有吃中飯，你不餓嗎？」

「還不餓，」俞芳說：「平時也吃不多，有病便愈吃不下了。」

「我們飯是不吃飽的，每天飯吃過以後總要買一點東西吃的，今天吃過點心了，不吃也並不餓。」劉麗娟說。

俞芳精神還很好，她聽見我們談到膳食問題，彷彿她有滿肚的牢騷想發洩一般，她嘆了一口氣道：

「李隊長，我感覺到，我們的集體生活固然是有趣的，可是我們的待遇實在太差了。李隊長，我並不是表示不滿，我總覺得我們的膳食這樣不好足以影響我們的健康和我們的工作的。隊員們誰不在埋怨膳食惡劣呢？你也許早已聽到他們的怨言了。可是馬隊長老是用一翻空話來搪塞我們，我

們要求改善，他並沒有答應我們。我們實在不願再提這一件事了，但是這樣下去究竟不好的。」

我對於這少女的細訴，心裏泛起一陣深深的歉意，這歉意和主人對於一個高貴的賓客失敬一樣。我賠着笑臉說：

「馬隊長的話自然有點不切實際，不近人情，但是本隊經費的太少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以後也許是有辦法的……」

「李隊長，你也是同樣的論調，」俞芳開始反駁我來了，聲音是明朗的。「以後，以後到什麼時候呢？在我們看來，我們唯有直接向縣長去要求，或許還有點辦法呢！」她的秀麗的眼睛凝視着我的臉，好像要我讚許她的見解似的，接着她又說下去：「李隊長，這樣的生活實在不能算不苦呢！說到我自己，我實在有點支持不下去了！我的生活的變動實在太厲害了！我在三年以前，還在上海過着舒服的日子，我吃的穿的，你想，會不會粗劣到這樣？我過的是繁華的都市生活，也決不會苦到這樣，回憶過去，真像一個夢！現在，家沒有了，母親和弟妹冷落地留在鄉下，我自己，在孤零零地過着這樣的生活。在馬隊長說來這還不算苦，但在像我這樣一個人是不能說不苦的……李隊長在精神講話裏時時激勵我們，李隊長待我們很好，我們就是憑着這一份溫暖纔支持下去的，我覺得這裏的生活比鄉下的冷鬱的生活有義意，就是因爲這一點。我雖然無助，但還有許多隊員做我們同伴，還有李先生常常照顧我，我的心雖不時在激動，但終於在沉思以後安靜下來了。」她想起了她的身世，眼睛漸漸地紅潤了起來，他看了我一眼，又說：「李隊長，你不要說我發牢騷，也不要說我意志動搖，我好像感覺到我的身體漸漸柔弱下去，實在有一點支持不下了！」

我的內心激動起來了。我看見劉麗娟也有傷感的樣子，我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她們，我說：「是的，我看你臉上紅紅的，你一定發燒了。我常常留心你，——留心你們，你進隊的身體要比現在好得多——你的臉就比現在豐滿得多。你現在有病，就多多的休養一下吧！」我對劉麗娟說：「你好好地看護她，我想她的病也許不要緊；如果下午熱度增高，你就通知我，最好去有一次醫師。」我站起來用手去摸了摸俞芳的額，我剛要走，又想起一件事，我又摸着我的衣袋，我不好意思說：「一看醫師是要錢的，我這裏兩百塊錢你拿了去，身體要保重，有病應該趕快醫！」我把鈔票放在她身邊就走了。

「李隊長，李隊長！……」我聽俞芳在寢室中企圖辭謝這個勇助而叫喚我回去的聲音。

俞芳的病嚴重起來了，就在這天下午，熱度增高了起來，同時喉頭發生刺痛，唾液也不容易咽下去。她還想挨下去，不肯去看醫師，經過劉麗娟的苦勸，最後決定把她送到附近的福康醫院去了。福康醫院是紹興城內設備得比較最完備的一個醫院，醫師的技術及服務精神都很好。當天晚上送俞芳進院後，經醫師的診斷，知道俞芳患的是白喉。

白喉，我得知了俞芳患的是白喉，不禁嚇了一跳，這是最危險的一種傳染病，如果不去迅速的醫治它，可以在幾天內結束一個人的生命，我從電話中得到了劉麗娟的報告，我慌忙趕至醫院，看見俞芳那緋紅的臉，和急喘的呼吸，我在替俞芳的生命就憂，這並不是出於何種親密的關切，乃是出於一種人類的同情。我想到她的身世，想到她的遭遇，又看見了她眼前的景象。如果一個流浪的少女就這樣的在沒有親屬的沒有溫暖的——境中寂寞地死去，像一朵紅花在冷落的牆角無聲的凋謝，

這是多麼殘酷的事！我吐了一口惋惜的嘆息，我重復的看了俞芳一眼，我看見她疲倦地把眼光看她四週的人，從陪伴來的兩個女隊員，落到了我的身上，又疲倦地閉上她的眼睛。

我轉身問醫師：「這病現在危險嗎？」

醫生看着病人，鎮靜地回答：「白喉是一種必須迅速醫治的病，看她，生病不過兩天光景，大致是不要緊的，現在，最需要的是打血清，馬上可以。她打血清。」醫生別的也不多說，就吩咐看護把俞芳抬進了隔離病室。

這以後幾天是一串沉悶的日子，劉麗娟每天請假去看俞芳的病，回來以後便到我房裏來報告她的病狀。俞芳自從打過了兩針血清以後，前兩天熱度始終不退，第三天熱度便漸漸低了下來，喉頭的紅腫也漸漸的消退了，一星期後，白喉是完全治愈了。我因為她身體還沒有恢復健康，我就請求醫師把她搬到二等病房裏來，讓她安靜地休養幾天。

這天是俞芳入院後第十天，天氣是那樣明朗，溫和，天上的雲和平地在碧空中移動，耀眼的陽光照在屋宇，樹木及人身上，帶着輕快的感覺。我採摘了一束鮮花和買了一包點心到醫院裏去看俞芳。

俞芳躺在白色的病床上，側着頭在看報紙，臉上薄薄的敷了一點脂粉，微微的紅暈。

我推開了門，一腳踏進去，她就用一種驚喜的聲音叫着：「李隊長，你來看我了，」歡喜得像要跳起來的樣子，她有見我手裏的花，「你給我採了這許多花來了！」她想從牀上起來，我趕緊過去，把她的身子壓了下去，我說：「躺下，你躺下！你還是躺着好。」

我把鮮花和點心放在牀邊的桌上。

今天天氣好，人的心情也愉快，在我的眼中看來，俞芳的身體比較以前要好得多了，也美得多了，一個少女的美有時是從病後更顯出她的特點來，頭髮稍稍凌亂，兩頰微紅，帶着微倦的眼色，說話的聲音是從懶散的音調中振作起來，是一種柔和美妙的調子。俞芳仰起了她的驚喜的臉，從她的眼睛裏看出她內心的激動。

她的雪白的兩臂露在被外。

我笑嘻嘻的走了近去，我說：

「俞芳，現在身體怎樣？好了些嗎？」

「好了多了，休息了這麼多天，可以說完全好了。雖然身體還彷彿有一點疲倦的樣子，我想出院以後就會恢復的，」她移動一下身子，把被角拉了一拉。

「我看你的臉色已經由白轉紅，已經好看得多了！」

「我也感覺到，我也該早些出院呢！」

我坐近了她，「早些恢復健康那就好了，我們隊裏好久沒有你在，大家都覺得寂寞得很呢！」她微笑着，「隊裏有什麼事嗎？」她很關切的問。

「這幾天隊裏沉寂的很，沒有什麼特殊的活動，照樣是上操，上講堂，和做一點宣傳工作，」我溫和地說：「她們都很關心你，沒有一個人口裏不常常提起你的。」

「我也想早點出院——住院住久了，實在覺得沉悶。」她看了我一眼，笑着向我說：「你來看我，我的沉悶可以減少一點！」

「我實在沒有功夫常來看你。」我說：「我的忙你知道的，說部裏的事情忙，外面的事情也很忙，不過，我覺得有一種什麼力量使我不能不關心你，我不但希望從忙裏騰出時間來看你，甚至希望天天來看你，而且希望你早點病好。」我接着說：「俞芳，你這場病真危險呢！你知道嗎？你生病的第二天，就是送你進院的那天，你就發燒得很厲害。是的，熱度太高了。那時候，你的神智也不清了，你簡直是陷入昏迷狀態了。白喉這個病最危險，誤了期就不容易醫好的，幸喜你入院來得早，醫師給你打了兩針血清，再吃其他的藥，才慢慢的好起來的。……俞芳，那時你自己有什麼感覺嗎？」

「我那時候，一點也不清楚了，好像我祇覺得我已經和死接近了，以後真的什麼也不知道了。」

「你是不會死的」我笑着說：「我願用整個的力量甚至整個的生命把你救回來。」

「李隊長，這 我是知道的，」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睛裏露出感激的光芒，「我真感激你，你把我這個病醫好了。我這個病兇險得很，要不是你給我出錢就醫，要不是你把我送到醫院中來，我的命早就沒了。」她又把眼光移到我臉上，凝視着我，從她的眼睛裏我讀出了那用豐富的情感寫成的冗長的句子，她說：「劉麗娟告訴我，你曾經關照醫生用所有貴重的藥品給我醫病，你關照看護好好的服侍我，所有醫藥費全都是你替我負擔的。這個我知道。我病減輕了，你又把我送到二等病房裏來要我休養——你愛護我好像我是你的人（聲音輕了下去）。你是工作很忙的人，你還是隔一天就來看我。像我一個飄零的女子，受盡了患難與苦痛的人，受到你這樣的同情與愛護，我難道真不知道如何感激你嗎？」她的聲音慢慢的明朗起來，又慢慢地低了下去，爲着熱情的激動，勾引起女子時有的傷感，她把頭半個埋在衾裏，用顫動的聲調說：「李隊長，你坐到這裏來，我打算趁

這個機會告訴你一些我的身世，她又仰起頭來。「我這次患病了以後，當我發覺我生的是白喉的時候，我真是什麼都不希望了，我自己感覺自己是在雲裏霧裏，是在渺茫的無邊無際的海洋之中，我失去了主張，我祇閉着眼睛等死，我向那一個去呼救呢？時間不容許我帶一個信給我任何有關係的人，如果通知我的母親，等她趕到而我還沒有醫治的話，她也許是來奔我的喪了。在這時候，我想起了家，想起了過去的生活，想起了未來的夢，想起了一切，最後想到了死，我感覺痛苦，悵惘，一切希望都要像肥皂泡一樣的破滅了，我祇有死的一條路了。我真想哭了。我怕死，我想吐出絕望的呼救，但是我可也不想像乞丐一樣的向人乞憐，我就閉着眼睛等待着死，這時，如果沒有李隊長給我送進醫院，我恐怕早就死了吧。」她的眼睛裏孕着晶瑩的淚珠，我靜靜地聽着她的話，她把我的手握在她的柔軟的手裏用勁的握着：「李隊長，人類雖然是富於感情的，但人們却並不個個是會慷慨地給予別人同情的。我進政工隊以來，我祇看見人們無理的笑謔，我祇接受過人們粗俗的侮辱，我沒有得到人家的同情過，祇有你；祇有你才對我真正的關切。你救活了我，你使我活着了，我將爲誰活着呢？」她的真誠的感激使她說話的聲音顫動得很厲害，她把我的手緊拉着貼在臉上，吻着我的手，然後，她忽的翻起身來把手腳圈住我的頸，把帶淚的臉貼到我的臉上來。

我的心跳得很快，緊緊地抱着她，我緊緊的吻着她。我感覺着她輕輕的嚙着我的嘴唇。

這時，房門忽然開了一條縫，露出了劉麗娟的臉，她又忽然縮了回去。我們驚覺了，我移開了身子站了起來，俞芳紅着臉疲倦地翻向牀裏把頭埋在被裏，我開了門，看見劉麗娟站在門外，我紅着臉說：

「劉麗娟，你爲什麼不進來呢？」

她害羞的笑了一笑；「你們在談天，我不願打斷你們談天啊！」她跟着走進房來，向睡在牀上的俞芳問：

「俞芳，今天好些嗎？」

「好得多了！」她用異樣軟弱的聲音回答，她用含情的眼看了看受窘的我，又低下頭去。

我勉強裝出鎮靜的樣子，說：「我坐得很久了，我先走了，你們多談一會罷」。我不等他們挽留，三腳兩步的走出病房。

俞芳出院以後，我們之間的關係更加親密起來。劉麗娟對我也不再作過度的矜持，由於感情上的增進，俞芳對於這種刻苦的生活似乎不再有什麼怨嗟，她的心情也愉快起來，從她的健談的口中時時吐露出光明的希望，她希望能够在訓練結束後好好的做一點工作。

她時時到我的房裏來坐，有時一個人，有時和劉麗娟同來，我們談起許多問題，我們幾乎什麼都談。如果有一個親密的機會時，我們也並不顧忌地來一個吻。來一個親熱的溫存。

事情來得異常的兀突，縣政府忽然接到上面的一個命令，說各縣的政治工作隊限期完全撤消，除出挑選若干優秀分子另組省政治工作隊外，其餘隊員一概解散。上面這一個措施的理由是指明自各縣政治工作隊成立以來並沒有做過比較有力量的工作，並且也沒有看出多少顯明的成績，但是經費方面却耗去不少，增加了政府很多的負擔，政府取消政治工作隊的目的便是節省經費。在這個動盪的時代裏，政府的一切措施都是在不斷的變更與改革之中，由於政府對於某一種新興的事業或措施開始沒有縝密的計劃，或者是在進行中經過一般時間的試驗而發覺不能適合理想的要求時，是往

往要轉移方向或中途停止的。政治工作隊的取消亦爲此種不幸現象之一。紹興縣的政治工作隊就在這種情形之下實行解散了。一個月的訓練完全白費，青年人的熱望變成夢幻，這簡直是一個玩笑。隊員們之間起了一陣不安的騷動。紛紛詢問馬隊長，他們的將來如何處置？是否再需要他們做一點別的工作呢？還是就讓他們各人找自己的路而分散了？這種集體生活雖然不能說是以使這批青年人有怎樣的留戀，但平時嘻嘻哈哈在一起的人要分散開去去究竟不無悵惘之感。俞芳聽到了這個消息以後來問我：

「李隊長，我們要解散了嗎？確實要解散了嗎？」

我感覺到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我說：「這是上面的命令，大概是要解散的，但是什麼日子解散還沒有一定。」

「沒有別的新組織嗎？」

「爲了節省經費，也許不致另有新的機構的。」

我看着她臉，我看出她的內心的失望，我看她老是凝視在我的身上，又低着頭在沉思着什麼，我知道她有着復雜的感情在苦惱着她，這並不是完全爲了政治工作隊的天折了的不幸的命運，而是對於一個男子的夭折了的愛情。

我說：「我總竭力想辦法，我希望你仍然留在城裏，芳，我希望你不要離開我！不要離開這裏。」

她有點感傷，「我也希望如此，但我還沒有一定，：離開政工隊也好。」

我對她末了一句話，感到驚異，我問：「你以後打算怎麼樣呢？」

她看到我發急的樣子，笑了起來，「我說還沒有一定呀！」

劉麗娟在喊她，她走了幾步，回過頭來說：「我想回到鄉下去一趟……看看我的母親，我一定再到城裏來，」以後又回轉走到我們身旁說：「李隊長，如果我們想到城裏來找些事情做做，你給我介紹時，也不要忘記給劉麗娟找一個工作，我們是分不開的。」

「我們也是分不開的」，我輕輕的對她說，她笑着走了。

紹興縣政治工作隊終於在一星期內全部辦理結束了。這一批青年人，由於政府沒有留用，大都各自回老家的回老家找職業的找職業去了，在最後的一天，我邀了俞芳和劉麗娟到聚豐園，叫了幾樣菜，給她們餞行，她們始終沒有決定地向我表示她們去留的意思，我想探問她們的意思，我自信我一定可以把她們留住的。

我有許多話想對俞芳說，也許這些話該和以前矜持的話不同了，但是我又不敢說。

俞芳看見我悶悶不樂的樣子，對我說：「我回到鄉下，我一定有信給你。」

「你究竟打算不打算到城裏來做事呢？」我問。

「我還是不一定呀！」

「怎麼你自己不能決定呢？」我追着問：「如果你現在可以決定，我預備在城區第一中心小學裏給你們找到兩個小學教師的位置。」

劉麗娟開玩笑地說：「芳，你也不該離開李隊長呀！」

劉麗娟知道我們的關係，知道我們也許已到了不願分開的程度，但是她還不明瞭俞芳堅決地要

回到鄉下去的意思。

俞芳最後對我說：「回到鄉下去以後，我無論如何必定有信給你。」

一星期輕易地過去了，我正等得焦急，俞芳的信從劉麗娟手中轉過來了。

「鐵軍：（我現在不叫你李隊長了）我得到母親的允許，我決定到城裏來找一個工作，其實，我在鄉間也住不慣，在城裏，好像有什麼東西牽掛着我似的，（這個你知道）我在鄉下這個心無論如何也安定不下來。我想我還是到城裏來好，我就這樣的決定了。」

你給我找一個小學教師的位置也好。我雖然從來沒有做過小學教師——我想我站在講台上會說錯話，但我也很願意嘗試一下。我的生活變動得太多了，我的心也老是紊亂不甯，我不知道我應該怎樣才好，到了城裏，也許心境會好起來的。

我有許多話要對你講，但我說不出來。

你救了我的生命，你給我熱情的安慰你又給我介紹工作，用什麼謝你呢？我想我就老老實實不再說謝你了。

我打算過了兩三天就來，我一定來，我一定來！

你的芳、×月×日

這封信像戰場上的捷報一樣的使我興奮了一整天。我對俞芳這個人，自始就覺得她是一個不平凡的女性。受過都市的薰陶，修養，保存了都市女性的華貴與高傲，但又熱情得可以使人緊緊的黏住，沒有一個人不感覺到她的和婉可親。雖然是生長在都市，却又不像一般都市女性那樣的柔弱，

她經得起苦，如果另一個在紙醉金迷的世界裏過慣了生活的女性，換了另一個環境而能像在政治工作裏那種吃粗糲米飯的苛刻生活中生活下去，那才是奇蹟。可是俞芳却能受得住。這顯示她有一個堅強的個性，她能夠適應任何生疏的環境，能夠應付一切外來的變遷，這是在千百個女性中找不到一個的。她還有都市女性特有的驕麗，嫵媚，一個微笑會使人顛倒得做一個綺麗的夢。

我毫不否認地我已在愛着她。當我看到了她準備在兩三天到城裏來的信，我開始忙碌起來。我既然知道她決定到城裏來做事，我必須在她未到之前把所有的事完全辦妥。就在當天上午我跑到萬安橋縣立第一中心小學裏去和王校長接洽，他答應聘請兩位女教師，擔任低年級學生的功課。俞芳和劉麗娟的職業問題就這樣很容易地解決了，我的心就平靜了下來，我祇希望日子過得快一點，等待俞芳到來。

過了兩天，俞芳和劉麗娟果然一同來了，我當然非常歡喜。在我的眼睛裏，俞芳更加美了，她笑着凝視我，在她的眼睛裏蘊蓄着無數的語言。我請她們吃了中飯，下午就陪着她們到縣立第一中心小學裏去，把她們介紹給王校長，王校長表示了誠摯的歡迎。——她們就這樣安頓下來了。

我和俞芳的接觸機會多了起來，俞芳在這古老的都市裏也活躍了起來。

以女教師的身分活躍在紹興城裏的俞芳，馬上引起了小學教師，公務員們的追逐。俞芳現在有了她的充分的自由可以和任何人交際了，（不再像在政治工作隊裏那樣受約束了。）憑着她的美貌與靈活的交際手腕，自然人人都願意和她親近，在四週的一般人好像聽到她一句話和看到她一個笑都感到無上的光榮一樣，每天都有一個兩個或幾個人到她服務的學校裏去拜訪，有時則邀她和別的女教師到酒菜館裏吃飯。不到一兩個月，認識俞芳的人愈加多了，從縣政府的職員，到專員公署的

科長，駐軍的參謀，以及商人，紳士，這些人都是在偶然的機會和她見了面，一經介紹，便像蒼蠅叮住腐肉一樣的不肯放了。他們爲了一個偶然的笑構成了一個荒唐的幻想，引起了某種不正當的野心，於是便會自己很聰明地想起一個理由去看俞芳，學校裏不便多談，便邀請她到酒菜館去吃飯，或者一同去看戲，或者又又小馬將，俞芳爲了應付這些追逐的人，都沒有拒絕這種類似的愛情上的小小的捨施。這樣，俞芳便成爲一個上等社會中的交際花了。

一個小學教師三天兩日的交朋友，上菜館，看戲，又馬將，這還能把全力放在教育上面嗎？王校長特地到我這裏來，提起了這件事。

我說：「我可以勸勸她。」

但是我連看她兩次，都沒有遇到她。

爲了我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偵察敵人的間諜網，而且從某一方面得到了重要的線索，我一連幾日忙得透不過氣來，這時忽然總部裏派了第四十七號到紹興來，他有特殊的任務與我協助。

四十七號我曾在上海和他共同工作六個月，他是一個精明幹練的人，性情剛毅，做事沉着，幾次被敵人追索，和敵人搏鬥，都由於他的勇敢而脫了險。他兩隻眼睛露着深沉的光，這犀利的眼光好像可以看到你的深處一樣。他那天悄悄地走到了X街X宅我的機關裏，他說：

「我從X地趕到這裏來，路上就攔得太久了。……現在有一件重要的事要你協助。你知道嗎？現在敵人的間諜總站已經移到紹興來，大批的間諜在紹興活躍，還有許多女間諜呢！總部裏知道那些女間諜已經分散而深入了紹興社會各部門，有的做娼妓，有的做女招待，有的是商店女職員，女

公務員，還有好像政治工作隊隊員。」

我聽到了，「政治工作隊隊員」七個字，不禁暗地裏吃了一驚。我想，難道俞芳和劉麗娟也是這一路嗎？

「在酒菜館和旅社的女招待中，我早注意了幾個人。」

「但可疑的不止這一部門，縣政府，稅務局也有很多女公務員。」

「這就不敢冒味的去斷定她們。」

「我打算在這裏留一個時期，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打算把敵人浙東的間諜網完全摧毀它！」

我同意地點點頭，我沉思了一會，突然地問：「你說政治工作隊裏也有可疑的人，這個情報可真確嗎？」

「也許有幾分可靠。」

「但是政治工作隊已經撤銷了！」

「那麼你曾經注意政治工作隊撤銷以後那幾個女隊員的下落嗎？」

我笑了一笑，「政治工作隊裏面，如果有這種人，那麼要牽連到我身上了！」

「什麼，你？」

「是的，我認識一個女隊員，而且我和她戀愛了。她在這裏很活動，如果照你所說，我判也疑心她是一個典型的女間諜了。她會說，會笑，會唱歌，會騎自由車，會划船，會騎馬，懂得吸引男子的技術，討人喜歡，惹人愛，我就這樣的愛着她……，我雖然疑心她是有做間諜的可能，但是從其它方面看來，她却不見得一定是會做女間諜的。」

「你認識那個女隊員叫什麼名字？」

「俞芳。」

「這個人的名字我在××也聽人說起，說她是紹興的交際花，說她美，但是沒有人說起她是你的愛人。」

「是我的愛人嗎？也並不，我們的愛還沒有成熟：但我確是愛着她。在我擔任政治工作隊副隊長的時間，我會仔細的觀察她的思想，言行，似乎她身上並沒有一些漢奸的臭味。她肯吃苦，肯用功，能够馴服地接受我們嚴格的訓練，看起來是一個很有國家思想民族觀念的人，我想她也許不會做敵人的間諜；可是現在我到不敢保證了；最近一個月裏，我曾經去找她幾次，她都跑出了學校到外面去交際了，——我還沒有告訴你，她現在由我介紹到第一中心小學當教師——，聽說追逐她的人有小學教師，公務員，還有軍隊裏的副官主任，參謀之類。」

「這就可疑了，爲了慎重起見——爲了是你的愛人，我想先和她見見面。」

我想了一回。就說：「如果她是間諜，她能够欺瞞我這麼長的時間；你也未必能由於見了一面就會辨別她是不是間諜的，最好，我們進行一次搜查。」

「那就最穩妥沒有了。我們什麼時候行動呢？」

「我又想出一個辦法了，我打算在這個星期日約她到東湖去遊玩，你就趁她不在的時候到第一中心小學她的寢室裏搜查一下吧。」

我們就這樣決定下來了。

紹興雖然不是風景區，但四鄉的名勝古蹟却也很多。蘭亭在紹興到婁宮的大道上，那是一個幽

寂美麗的小村落，在蒼翠的竹林圍繞之中羅列着庭園樓閣，澄清的溪水流過面前，當溪水乾涸時，爲溪水沖洗過的白石曬在太陽下透出耀眼光芒，一羣小鷺便在那溪澗的沙泥上緩步而行。看到那些小動物，我們便可以追憶起王羲之寫字換鵝的故事。在城的南面，舟打半小時，便可以看到巍峨燦爛的宮殿的赭色明瓦與簷角，那便是禹王廟，這一條小河常載着從四面八方駛過來的無數的小船，那船裏有信心虔謹的鄉下婦女，有興高采烈的男女遊客，到這爲紀念創造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治河工程的禹王而建造的禹王廟來頂禮膜拜，山上是香爐峯，是城外羣山中的最高峯，山上有廟，是善男信女燒香拜佛的最後目的地。在西門外，有快閣，那是愛國詩人陸放翁之故居，屋前平靜流着澄清的鑑湖水，不知有多少詩人曾在這裏寫下他們的追古憶昔的詩句。出五雲門有東湖，那是和杭州的西湖完全不同的一個湖，是離開城最近遊人最多的地方。

我在星期六派人送了一個條子去，我邀俞芳劉麗娟星期日同遊東湖，條子上用熱情的句子懇求她們，一定要她們接受我的邀請。

星期天，俞芳像小雀兒一樣的趕到我這裏來了！

「鐵車，你今天邀我遊東湖去嗎？」她用熟悉的笑容走向我身邊，「我悶極了，我要玩一個痛快。」

我愉快地迎着她，我說：「我曾經兩次來看你，都沒有遇到你呢！今天你應該同我玩一整天。」我熱情地握住她的手，我看見祇有她一個人，我又問：「麗娟今天爲什麼不來？」

「真沒福氣，她昨天病了，她沒有氣力，祇是懶得不肯起身，所以祇有隨她，我一個人來了。」

我們一同走上街，買了些瓜子花生和幾樣糖果，便出了五雲門，走到河埠，僱了一隻小船划向東湖去。

今天俞芳特別快樂，她連串的說着笑着，用各種溫柔的嬌態來逗引我的歡心。我凝着她的嬌嫩的臉，她的美挑起了我內心的難言的渴慕與不安，她今天的裝飾也變了一個新的樣子，這是我從沒看到過的新的打扮，她穿的是西式淡綠色的新裝，團花的華爾紗翻領襯衫，把雪白的項頸露了出來，腳上穿的鏤孔皮鞋，膚色的絲襪從皮鞋的細孔中襯出點點的小花，頭上結着一朵紅綢的蝴蝶，隨着微風飄蕩，翻飛，臉上胭脂搽得還是那般紅，那般均勻。那一雙慧黠多端的眼睛時時像箭一樣射到我的心的深處，那一雙像迷人陷阱的酒渦一陣陣隨着嬌笑顯了出來，又隱了下去。

發自處女身上的幽香隨着風逼到我的鼻子裏來。

小船輕輕的在平靜的河水上滑過去，不到二十分鐘，那矗立的峻巖峭壁已經遮住陽光，東湖就在眼前了。

我扶着她登了岸，我們沿着堤向山的那邊走去。

如果我們以杭州的西湖和紹興的剡湖來做一個比較，那麼西湖好像一個脈脈含情的少女，東湖則是粗壯健康的勇士。那矗立着的峻巖峭壁黑沉沉地立在湖的邊緣，把澄溝的湖水照得格外幽暗而陰涼，湖水既在陰影的掩護之下，便愈顯得深不可測。如果我們好奇地用盡目力向水底望去，也許可以看見一條黑背的青魚迅速地從黯影裏掠過，別的便不能再看見什麼了。除非你幻想着湖底還有什麼藏匿水怪的魔窟，但你也決不會看見恐怖的魔窟究竟是什麼樣子，小河通東湖有一個水閘隔離開來，小船可以通過水閘划進湖裏；但一般遊客很少願意在湖面上蕩漾，那陰黯的山影迫得人們透

不過氣來，如果船身稍稍不穩的傾側了一下，或者水裏的一尾大青魚突然躍上水面發出一種很大的聲音，船上的人們也許會恐懼着受到水底妖魔襲擊而狂叫起來。

但東湖的山水，却能給我們以靜穆的感覺。我們走過鐵柵，沿着湖邊的曲折的小橋走到陶然亭，於是兩個人揀了一個潔淨的石凳並排坐下了。

起初我們坐着有一點短短的距離，後來俞芳把身子移過了幾乎貼近了我。

我說：「這地方很好，在城裏住得久了，到這裏來玩一次可以使我們的胸襟爲之一暢。」

「今天遊人也不多，這地方便愈顯得幽靜了。」

「你游過像東湖一樣的景緻的地方嗎？」

「沒有。一個風景區總有它自己的特點。這裏，在陽光照着這一面，嫩綠的小草在卵石的小徑上生長着，湖水淹沒了草的腳根，草的葉子更顯得生氣蓬勃。陽光刺得我的眼睛張不開來，我的心也躍動得很厲害，恨不得抱着我的愛人痛快的跳一場舞；但坐在被濃鬱的陰影所掩蔽的亭子外面，我的感覺又不同了。我聽不到噪雜的聲音，好像湖水吸收了世界上所有的噪雜的聲音，也吸收了我心中所有的紊亂的燥急，煩腦。我一點思慮都沒有了，我祇想安靜地躺在一個人的懷裏，受他溫柔的撫慰。」她含情的看着我，就把身子倒向我的懷裏了。

我緊緊的摟着她，我吻着她的臉。

我說：「芳，你學校裏的生活不覺得苦嗎？」

「沒有什麼，也過慣了！」

「你忙不忙？」

「還小忙，……」她停了一會，「就是追逐我的人太多了，我真應付不下。」

「我聽說你的朋友很多。我又聽說你不常在校裏，是真的嗎？」

「是的，」她把身子微微動了一動，「有幾次爲了應酬，就在外面吃飯了。有幾次他們強迫地邀我看戲，回到學校裏就晚了。唉！這批人都是餓狗，見了女性就像狗一樣的搖頭擺尾緊跟在後面；要拒絕既不能，要翻臉做不到，祇有騙孩子的騙他們，應付這種人，真是一件傷腦筋的事！」

「那些是什麼人呢？」

「那些人都是學校女教師姜和吳介紹給我的，她們早就認識了，我也就認識他們了。」

「那些人不知道你和我感情很好嗎？」

「也許他們知道，但是他們對我未必會有什麼目的。他們不過爲了一種卑劣的心理所鼓動，覺得認識了一個女人，便有面子，能够和女人纏不清，是本領好，如是而已。」

「聽說專員公署的X科長在追求着你呢！」

「追求我，那真笑話！」她仰起身子坐了起來，好像生氣的樣子，「X科長我直不把她放在眼裏。這個人你一定知道得很清楚，他是一個下流坯子。別的人我說他們是餓狗，他比餓狗還厲害，簡直是蒼蠅，見了腥臭的腐肉盯住不放，趕也趕不開，趕開去，在你耳邊嗡嗡的飛一陣又停下來，這人就是這個樣子，……還是兩星期以前的事，是縣政府的陸督學介紹的，結交一個朋友在我並不爲一件大不了的事，在那個科長懷着不良的企望了。以後他曾經連續的有十幾次，邀我看了三次戲，有兩次我會答應了的，吃了她幾頓飯，這種人應該要他破費幾文的。」

「你看清他懷着不良的企圖，你就該戒備了。」

「說到戒備，我無時無刻不在戒備。在中國的社會，女孩子交男朋友就好像作戰一樣，男人和女人認識了，男人就如佔領了灘頭陣地，第二步就是開始向內陸進攻，女人爲了避免這種多方面的襲擊，就不得不嚴守自己的堡壘，像我這樣的人，除非脫離這個環境，變換這種的生活，否則你就擺脫不了這批男人們的糾纏。這批醜惡的敵人，你既不能馬上把他們擊敗，擊收了他們，以後會有更多的麻煩。也又不能不抗拒他們，這就要時時的警惕，刻刻的戒備。女人就是這種情形最苦惱。」

對他這翻訴述，我默默地沒有什麼批評。

她又疲倦一樣地倚在我的身上，「你不滿我的行動嗎？」她問，接着又高聲笑了出來，「如果再說下去，恐怕你還要生氣呢？你知道X參謀嗎？那是在X科長吃酒的席上認識的，這人不特是餓狗，而且是瘋狗，一見了我，眼睛釘住不放，吃飯完後，就過來問我住在什麼地方，我沒有告訴他。但他究竟是有軍事天才的人，居然立刻把我的服務的學校探聽明白了，而且還有最令人驚奇的，他竟把我的身裁長短肥瘦都打量好了。過了三天，就派人送了一套新裝來。」他突然轉身站了起來，站在我的面前，狂笑着說：「鐵軍，你看這一套衣裳合身不合身？我穿起來配不配？他送了我以後，我還沒有穿過一次，我第一次穿了陪着你玩，你就該不生氣了。」

我也笑起來，「美，美，美！」我又把她按到我的懷裏，「但是，芳，你要知道，你接受了你的禮物，你便應該準備接受他對你的要求。」

「放心，放心！」她說：「你以爲我會答應他什麼嗎？我才不會這樣傻，……你如果怕他向我要求什麼，我就把衣裳還了他。」

「你已經穿過了，還能還他嗎？……你如果能夠守住你的堡壘，你不是在玩弄我們男人嗎？」我哈哈大笑。

俞芳也笑了起來。

「間諜」——我心裏念念不忘的想着這兩個字，又在我腦中勾起來了。這人難道是一個間諜嗎？這樣的天真無邪，這樣的守身如玉。如果換了另一個女姓，在一羣男子環攻之下，不也祇能這樣應付嗎？我為什麼要苛責他呢？——我為什麼要疑心她呢？我的內心不斷爲這個可愛而又可憐的女孩子辯解着，——但是，像她這樣的行動，不是沒有可疑的地方的，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特工人員，他一定掩護得天衣無縫，使人看不出破綻，如果我們的情報確實，則俞芳實在也有敵方間諜重大的嫌疑。

我如此思索着，我不動什麼聲色。

我們玩够了東湖，俞芳提議再遊吼山。我們坐船到陶堰，吃了中飯，小船便划到吼山。遊吼山是要費氣力爬山的，大家興緻勃勃的往上爬，爬上山頂，喘着氣，流着汗，在山頂的一塊長滿嬌綠芊綿的野草的平地上並肩站着，我們望着那鬼斧神工造成的仙人橋，那是兩支像春筍一樣筆直的巖石，一面橫架着一塊巨石，看起來像搖搖欲墮的樣子，但他却已經過了幾百年還是那麼堅固地沒有變動它的位置。一個古廟倚傍在岩石的邊緣，彷彿將因巖壁的陡峭而要傾倒到下面的深淵裏去。山頂自是外凌空突出的，一片阡陌縱橫的碧綠的田疇都和平地落在下面。如果你站到岩石的緣邊向下望去，也許因爲怕跌到萬丈的山麓而嚇得腿都軟弱下來。小河像帶子一樣一圈一圈地圍繞着吼山，小船看來祇有幾個小黑點了。

整個下午消磨在吼山。我們五點鐘坐船回到城裏。俞芳今天特別高興，吃過晚飯後再要到覺民舞台看話劇，那時是前線劇團爲了籌募經費演出「雷雨」——我們又一同看完了「雷雨」。

是夜間十二點鐘了，我倆從人叢中擠了出來。我們同到聚豐園吃點心，俞芳一定要喝酒，她要我叫二斤酒。她的酒量很洪，差不多這兩斤酒都是她喝了，她興奮的談笑，親熱的和我訴說一切。她的話特別多，而後來她的語音幾乎模糊的聽不清楚了，我扶着她出來，她的呼吸異常急促，她把整個身子倚在我的身上，她的頭靠在我的肩上，她顫聲地說：

「鐵軍，我恐怕醉了，我走不動了。」

「我叫車子送你回校去。」

「時間也不早了，校門恐怕不開了，你還是陪我到龍山旅館暫時過一夜吧。」

我沒有法子，我把她送到龍山旅館，開了一個房間。我把她安放在牀上，我看着她紅得像玫瑰花臉，睜大的眼睛，蓬鬆的頭髮，急促的呼吸，起伏着的安放兩個成熟了的乳房的胸部，以及那種妖豔的軟弱的而掙扎於一種輕微的不舒服的姿態，我坐在牀上幾乎迷醉於這誘人的尤物上了。我幾乎想到了某一種不端方的念頭。無可奈何地用着輕微的聲音接近了她的耳旁說：

「芳，我要回去了！」

「不，我醉得難過極了，你陪着我，你不能走！」她用雪白柔嫩的手拉住了我的手，用着命令的口氣。她彷彿難過的輾轉着，然後，她睜開眼睛凝視着我的臉，好一會，她忽然多感地興奮地，向我說：

「鐵事，你今天爲什麼盤問我？」

「什麼？」我吃了一驚。

「你懷疑我！」

「我懷疑你什麼？」我詫異她突如其來的質問，難道我有什麼疏忽給她發覺了嗎？

「你懷疑我會背棄你，——你懷疑我會不愛你，要不，你爲什麼盤問我那些人追求我的事呢？」

我把心放下了，我笑了起來，我說：「芳，你一定醉了，那不過是我隨便問問吧了」

「不，我還不十分醉。鐵軍，你放心，我們女人是決不會把愛情隨隨便便送給什麼人的。我知道你愛我，你厭惡那些追求我的一批餓狗。我知道。我也愛你，除了你我也不會再愛別人。」她激動地說：「鐵軍，今天我快樂極了，我永遠不忘記今天。鐵軍，我好像有點醉了，我難過……」她看見我的臉貼近她，她乘勢緊緊的把我的頸項攔住了。

那種醉人的處女的香氣，那流着微汗的黏溼的焦熱的嬌嫩的身體，那一股銷鎔男性的剛强的神密的智力，使我一切反抗都沒有了。我像昏迷一樣的倒在她的胸前。

第二天，我回到我的辦公處，我軟弱地坐在椅上，咀嚼着昨天的荒唐的夢，我覺得這是神奇的遭遇，這遭遇是來得太迅速，太容易了。我已經獲得俞芳的甜蜜的愛，這個少女穩妥地屬於自己的人了。以後，第二個步驟應該是趕快的雙方坦白地討論結婚的問題，我希望在最短期間把這一件事情解決。「間諜」！誰說她有間諜的嫌疑，這種沒有根據的猜測。是一個最大的錯誤，一個天真的少女是不會走到這個路上去的。

正在這時，工役送來一封信。

信面上是俞芳的筆跡。

「爲什麼？爲什麼她要寫信？」我驚異地很快的把它拆了開來。信上寫着：

「鐵軍！我要走了！你不要吃驚，我真的要走了，我立刻要走了。我是什麼人，我知道你立刻會知道的，——也許你早已知道了。我的房裏昨天被搜查，他們不會得到什麼證據的；但是，我知道他們已經注意到我了。我不能再在這裏停留片刻了。」

我沒有母親在鄉下，也沒有弟妹在這裏，我過去對你說了許多謊，爲了我自己的安全，我不得不說許多謊。現在要走了，我怎能再欺騙我親愛的人呢？我祇有老實告訴你了。我的父親在上海虹口松井洋行裏做事，我的母親和弟妹都留在上海，我們全家的生命都握在日本人的手中，所以，我被迫的參加日方的特務工作。我們一起來判紹興來的有七個人，現在，爲了任務業已完成，我們完全平安地撤退了。」

我知道你已接受了我的愛，你必能像一般男子愛護他們的愛人一樣的愛護我的。——我也決不會忘記我最初的愛人，你的。

我含着淚離開這裏，我永遠記着你，愛着你。

你的親愛的芳。」

信的後面還寫着「此信閱後立即焚去。」

我把這信慌忙的向衣袋裏一塞，三脚兩步趕到四十七號那裏，我急促的喊，「間諜？她走了，她走了！」

「她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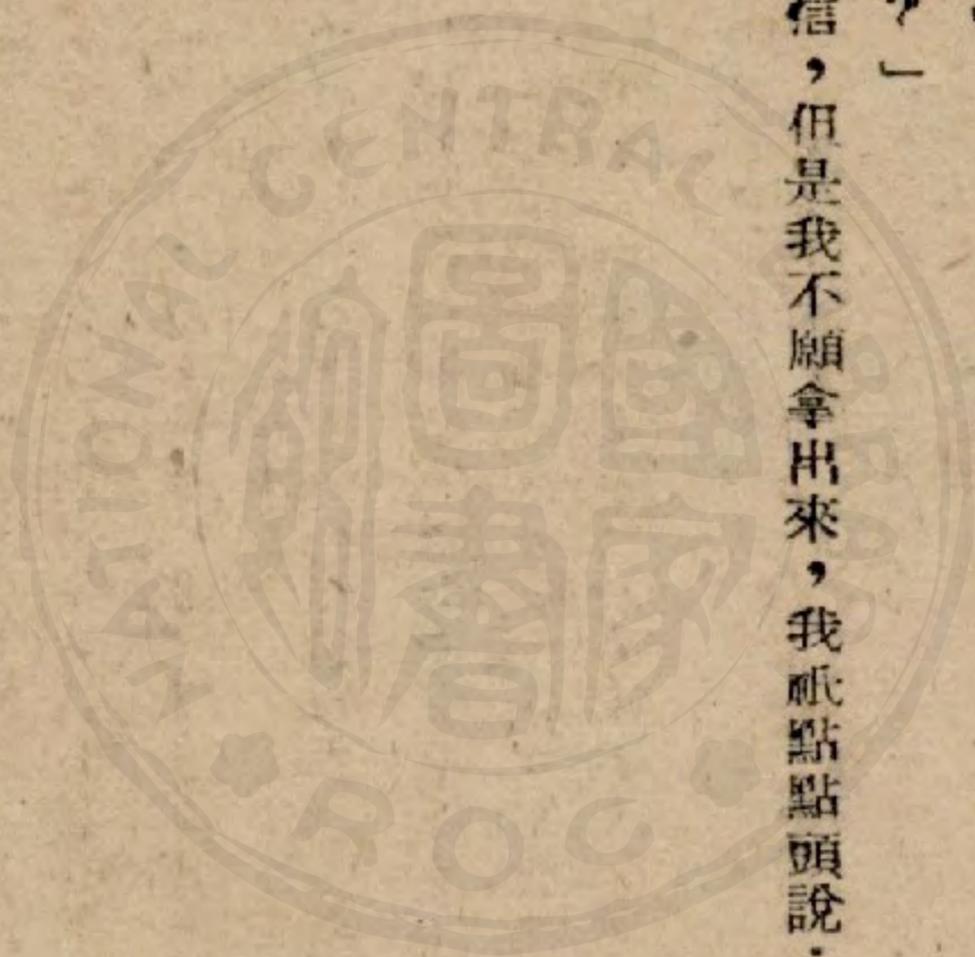
「俞芳！」

「她是間諜嗎？」

「她自己承認的，她說曾經有人到她那裏去搜查過，但沒有證據給搜查去。她知道有人在注意她了，她不得不立刻走了。」

「是親口告訴你的嗎？」

我想到剛在送來的一封信，但是我不願拿出來，我祇點點頭說：「她走了！」



## 第一章 孤島的苦鬥

日本在海外發展他們的勢力時，真像石花菜做苗牀的細菌，祇要有一點點地方黏得上，站得牢，紅紋綠班的細菌立即滋生，接着孢子隨風播散，新的菌絲蔓延四週。日本勢力在上海也是如此。自我軍撤退淞滬後，他們經營便日見積極，他們用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力量加緊了上海的腐蝕工作。

日本一方面用軍事的政治的壓力變管齊下地軟化英美在上海殘餘的勢力，一方面勾結偽組織，漢奸、流氓，暴徒造成了恐怖的氛圍，企圖壓迫一切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就範。他用罪惡的恐怖政策使上海變成一個孤島，他把上海造成一個消失了光、熱、力的黑暗世界，在這個腐臭陰暗的土地上，他把他的控制的權力培養，滋長，發展起來。

在這裏，日本是上海的主人。他以槍桿統治了五百萬的中國人民。他可以任意逮捕中國人民，任意屠殺中國人民，至於綁票、劫掠，奸淫那便更算不得一回事了。日方的駐軍和便衣警探，掌握了五百萬中國人民的生命，以逮捕、屠殺，狙擊來統治這個遠東的國際都市。

上海連城區，滬西、南市也包括在內，在這廣大的地區內，居住着五百萬的人民，日人統治這五百萬人，除利用原有的工部局，法巡捕房，市安局等治安機構，密佈「上海特務機關」，偽方「七十六」號的特工活動，和憲兵，守備軍外，起最大作用的，却是直屬敵方的「海軍保甲事務所」的保甲組織。日本把全市分爲若干區，區以起段名稱爲標幟。一區大約直轄二三百聯保，聯保

下設保、甲、戶。區級保甲委員會，權操在日籍顧問的手裏，行長，廠長之流的「委員」們，無非替他們「擺擺場子，做做號商。」聯保設聯保辦事處，有書記，辦事員等三、四個僱員。聯保長和保長是上海話所謂「該家當朋友」，一天到晚做日本人的走狗。日軍爲了防制「抗日活動」，對於居民有嚴密的調查登記，每一居民，必須隨帶「居住證」，「居住證」上附有照片，註明姓名，年齡，籍貫和詳細地址，照片上蓋有日方主管官騎印。同樣照片的另外兩張，一張存聯保辦事處，一張有最高的「海軍保甲事務所」，還得在所屬巡捕房留下指印，連四五歲小孩五十多歲老太婆都不能免。每人領「居住證」時，須找保人，將保單交給戶長，再由戶長，甲長、保長向聯保辦事處具保，遷入，遷出，要得到聯保辦事處的「移動許可證」。有客人留宿，須當天報告保長，交驗「居住證」。萬一某戶被查獲有「抗日活動」，戶長，保人，保長，聯保長，一眨眼兒會被牽進巡捕房或日軍司令部裏。雖然在這樣嚴密的保甲組織之下，中華兒女的地下活動却仍然熾烈地進行。

我於一九四×年的秋季調派到上海工作，參加我們這個活動的，除了四十七號外，還有八十九號，五十四號，和女同志九十七號等××人，我們的陣容是強大而充實的，我們準備在敵人的心腹地區展開一場激烈的間諜戰。

在敵軍武力高壓之下，要開展工作是不容易的。一方面既要應付敵方特務機關的活動，一方面還須與偽方的「七十六號」的特工隊相週旋，這時敵方特工隊的猖獗，實在是我們的勁敵。特工隊的首腦是丁逆默村，總隊長是胡逆世寶，他們聚集了一批過慣了打家劫舍的土匪流氓，在上海每一個地區每一個角隅伸展着他們的惡勢力。總隊之下分了六個分隊，在唐家橋，犀加坡路，愚園路等處設立分隊部，他們全盛時代隊員多至六七百人，他們的任務是：搶，殺，綁架，有時也許跟着越

界築路一帶的公共租界探捕「開開玩笑」。

由於這樣，愛國人士會在馬路被刺斃命，正當商人會接到一封裝着一顆子彈的恐嚇信，電信桿上會掛着人頭，壯年男子會失蹤，整個上海籠罩在恐怖的氛圍之中。

在虹口，匯山，楊樹浦，閘北，滬西，每當薄暮，午夜或者是清晨，總之是路上行人稀少的時候，一切殘忍的行爲就開始活躍了。假如你活該倒霉，一個人在路上走路，就說不定會有一個陌生的口音在後面向你招呼，你立定了腳，一個陌生人便跑近你，似乎很客氣的對你說，要你跑到停在路旁的那輛火蓬車上面去。如果你倔強一下，那末對不起，刺刀和鞭子立刻向你身上進攻了，你沒有辦法的時候，祇得跨上車去，於是在車上你可以碰到幾十個和你同這不幸的人，像豬羶一樣地堆着，你也許被送到吳淞，蘊藻浜，或是更遠的地方，你的任務是替敵人挖掘防禦游擊隊用的壕溝及其他秘密工事，晚上你如果得到一個休息的地方，那地方是被稱作「集中營」中的，你可以得到一份略足吃飽而質料非常拙劣的食糧，但是你得不到一分的工資。至於以後，那是不能想下去了，當你已經「完成任務」以後，那麼在「歹土」的荒郊上也許就多了一個支解的屍體。

至於婦女，——婦女也接二連三的失蹤了。敵寇曾經公開的向外文報紙的記者承認：「拘去的中國婦女都是在替日本軍隊洗衣和烹飪。」——這樣的鬼話你會不會相信？你必定會知道她們遭受到怎樣的命運！

震懾於失蹤，死亡，掠奪，凌辱的恐怖行爲中上海市民，覺得上海是一個比魔窟，地獄還可怕的恐怖世界。

但是，上海不僅是一個恐怖的世界，而且是一個混亂，動盪，萬惡，黑暗的世界。

政府的權力鞭長莫及，上海的資本家，商人都趁這個機會大做投機交易，他們都去黑市場上從事外匯，赤金，證券，和各國商品的買賣，一般工商業家大都盡其所有的資金，去囤積洋貨和國貨，幻想着將來可以獲得幾十倍幾百倍的利益，就是普通的居民，也都投入投機的漩渦，把他們的儲蓄，拿去買花旗鈔票，德國的顏料與引線，西藥，布匹，甚至於糧食。這種投機的浪潮加重了敵偽大量搜劫上海物資所給予市民的影響。物價急速的高漲，生活一天比一天的困難；米，肉，白糖，花生油，柴炭，房租，飯費，什麼都比過去漲上好幾倍。一般平民對於這樣高昂的生活支持不下去了，於是接連不斷的發生了餓斃，自殺，種種的慘劇，而窮人們有的索性挺而走險，變成流氓，變成綁匪，變成偽方的「特工人員」，在滬西和法租界，搶風尤盛，還沒有到黃昏的時候，隨地有發生劫案的可能。

同時，那種消極的自殺的享樂如烟賭娼就在敵偽的安排之下繁盛起來了。敵人實施毒化政策的目的，在於消滅我們同胞的國家思想民族意識，他要我們沉湎這種淫樂之中而無從自拔，同時他以榨盡我們的金錢資產，最後逼迫我們走了死亡的道路。所以當敵人佔領上海以後，即積極實施毒化政策，賭窟烟舖和娼寮大量的開設起來，在上海，滬西被稱作「第一歹土」，南市是「第二歹土」，徐家匯是「第三歹土」，在「歹土」上，烟賭娼像疫菌一樣的蔓延着繁榮着。

說到賭窟，可以分兩種，一是花會，一是「俱樂部」和「茶室」。據字林西報記者的調查，即以滬西一地而論，領有執照的賭窟計有二十二所，由下流社會結黨的暴徒保護，約計有持械者六百六十人，徒手者一千三百人，尚不包括經營花會的著名流氓所僱持械與徒手的「保鏢」在內。花會總筒設勞勃生路X弄內，在滬西各區設分筒二百餘區。各賭窟均雇持械守衛者十至十五人不等，依

其大小等級而定其多寡，徒手者較多一倍有半，從事驅逐閒人與放風。守衛者武器全備，計有手鎗，步鎗機關鎗與手溜彈。他們仔細觀察賭客的相貌動態，知道賭客的姓名，並且縝密調查過賭客的財源。持械守衛者不爲人所見，因爲他們居在各要點的室內，晝夜值班。各賭窟均裝有巧妙的鳴警組織。徒手地痞則待於賭窟附近，以防襲擊。「俱樂部」和「茶室」是賭窟的別名，如果你在海上，喚住任何一輛黃包車，揮一揮手說「喂，大生俱樂部」或者喊：「喂，六國飯店！」（同慶，綠寶等六大茶室的總稱）他便像飛一樣的拉了你去，不要你化一文車錢。那些「俱樂部」和「茶室」，佈置得富麗堂皇，大多場所爲租用人家的花園洋房。裏面跳舞廳，大菜間，鴉片室，電影，戲劇，各種娛樂無所不備。正廣和汽水，「可口可樂」，雅梨，蜜橘，軟糖，巧克力，「三五牌」，「三砲台」，加利鷄飯，牛奶，咖啡，羅宋西餐，……都既不記賬，又不化錢。報紙廣告上說：

「中西大菜 一應俱全

高尚娛樂 通宵達旦

包車接送 不取分文

一入樂鄉 趣味無窮」

這幾句話是一點也不誇張的。

這些「俱樂部」和「茶室」規模之大，實是駭人聽聞。每日付車資達二三十萬元，（去賭錢者不論遠近，其來往車力概歸「俱樂部」支付。）飲食單子達六七十萬元，（其廚房每次採辦魚肉蝦蟹必登報投標。）牌九，番攤，輪盤，骰子，各種各樣的賭博都有。每一個賭窟總有二三十號台子，男女招呼，每一「室」有二三百人之譜，每天賭博出入的金額多至千餘萬。

這裏面有一切糜爛的淫蕩的享樂，但是投入了這個陷阱，你一定會血淋淋乾而死。

「蒙地卡羅」的王國，為增加賭稅的收入，用迷宮似的建築，優美的園林，花樣翻新的魔術團，來吸引巴黎或美洲的賭客；日本人却深懂得中國人的癖好，環繞在「俱樂部」四週的，却是幾百處「戒烟所」，（後來又新興了「談話廳」）幾千家的「商行」。「戒烟所」裏的鴉片，紅丸，白面，樣樣俱全。總計在滬西南市一帶，這些「戒烟所」有五百家以上。「商行」則是賭場的姊妹商，為上海的新興事業之一。譬如你輸光了錢，可上到帽子，下到鞋襪，脫下來向商行抵押。押期一個月，利息三分錢。那裏還附設「專押當票」和「義務服務」的部門。賭客到「俱樂部」「茶室」裏去賭，進去時錢袋充實，也許不久就會賭得只穿襯衫，短褲，赤着腳跑出來。

凡是那些「俱樂部」「茶室」「戒烟所」「談話廳」，多是中日合股，後台老闆是日本憲兵部，上海日本領事館，和偽市政府，每月所納「賭稅」，「烟捐」「保護費」，視範圍大小，數十萬元，數百萬元不等。

敵人宣傳的「東亞新秩序」，敵人宣傳的「繁榮」，上海便是一個典型。上海是什麼地方？是毒氣瀰漫的鬼域，是烏烟瘴氣的地獄。

我們的總機關設在X租界XX路的一個洋房裏。那地方是一個比較冷落的地方。我們的前面就是巍峨的天主教堂。天主教堂的建築是偉大的，深邃的屋樑，那教徒們的頌讚聲個在上面迴旋着，繚繞着，顯得那末的莊嚴；每一間的窗上，嵌着的玻璃是不同顏色的碎片，陽光透照在圖案樣的窗上，就襯出繽紛瑰麗的色彩，一排排的椅子，向前伸展出去，好安頓幾千以上的信徒。在台上一切都是嚴肅的，猩紅的地氈，雪白的臘燭，那樣和穆的氛圍，使人發生一種崇高的拜膜，在兩旁是

一間間的祈禱室，壁上畫着彩畫，是以前殉教的聖女和修士。在中間是身釘十字架，頭上戴有刺荆棘，全身漫沉在光輪裏，和藹慈愛的基督像。這崇高偉大的教堂的影子撫慰着新綠的草地，穿過花園，便是一間精緻潔淨的小洋房。它隱蔽在教堂的蔭庇的，戶外有洋梧桐高高地，遮住窗門，遮住耀眼的陽光，遮住外界的注意。鐵柵緊緊的關着，看來是長久沒有人出入而和外界隔絕一樣。

我們幾個年青人熱烈地而機警地討論我們工作的計劃。

聲音是那麼低沉，但是每一句話裏都可以聽出我們對於這個烏煙瘴氣的上海敵僞橫行的憤慨。我們恨不得把這整個的上海加以毀滅，把這罪惡的土地沉沒到東海的深處。

我指出我們的任務應該是破壞敵僞的陰謀，打擊敵僞的活動，調查敵僞的內幕，誅除敵僞的首腦。如果我們在這幾方面有若干成就，那麼不但可以振奮上海的人心，還可轉移國際的視聽，獲得友邦更多的同情。我們討論的結果，決定了應該做的步驟，我們第一個階段是先集體的行動把敵僞的賭窟加以搗毀，給漢奸流氓們一個嚴厲的警告。

爲了要熟悉賭窟的情形，我們幾個人化妝成各種身份不同的人，面團團像富翁的五十四號，變成了有錢的老闆，九十七號女同志打扮得妖豔異常，權且做了他的太太，我穿着漂亮的西裝，像一個紈袴少爺。

我們一陣的光顧了大生俱樂部達一星期之久。五十四號是個精明的傢伙，我們雖然狂賭，可並沒有輸錢。

時機成熟了，我們準備發動第一次的襲擊。我們約定在深夜十點鐘發動，向大生俱樂部作一個徹底的毀滅性的攻擊。這天夜裏寒月仍舊孤寂地照在醜惡的極司斐而路上，照着那些疲乏了的店夥

的臉，商店的電燈透出衰弱的光芒，路人似乎因寒冷而一點一點的稀落下去，在憲兵司令部，大道市政府附近，尤其冷落得可憐，祇可以看到幾個偽警在街頭躑躅着。大約九點鐘的樣子，第五十四號攤着他臨時夫人坐汽車到了大生俱樂部，我在先幾分鐘已經趕到，正和守門的偽警談天。他神氣活現的下了車，和我熟悉地點了點頭，就一逕和他夫人進內去了。一切仍和往常一樣，賭客們各自圍住台子興奮地譁笑着，高聲談論着，喊着他們喜歡的一門，和他們所決定的賭注。那些「搖寶西施」，打扮得花枝招展，坐在桌子的一端，用那種裝出來的愛嬌的聲音婉勸賭客們放下更多的賭注，用妖媚的眼光掃着每一個老賭客身上，然後停留在喜歡奉承的闊綽的賭客身上，用一種特有的關心給那賭客以鼓勵。她的工作就是如此，這樣可以使賭客們更加留戀這一個賭窟，使這個賭窟增加更多的收入。

我們幾個人擠進了東面一隻台子，參加了押寶的賭博。

的六六，的六六！開寶了。

搖寶西施的清脆的聲音喊着「五」「七」「三」。後面許多聲音跟着——得意的笑，失意的嘆息，贏錢者歡呼，輸錢者的咆哮，叢雜的聲音鬧成一片。

門外開始發現槍聲，起初是稀朗的，後來陣陣的緊了起來，且有槍彈落在俱樂部的門外，賭客起了騷動，乘着賭客騷動的時候，九十七號女同志從她的旗袍裏面取出了手溜彈，丟了開去，立刻爆炸開來，她擠進人叢，固意夾在女人的驚叫中，銳聲的高呼起來增加賭窟的恐怖。

那些流氓瘋狂地衝了出去。拔出槍無目標的亂射，我和第五十四號這時也拔出了手槍，藉着紊亂的人潮，藉着黑暗的掩蔽，向那些守衛者射擊，兩三個人就應聲倒地。

裏面潛伏的幾個同志也放起槍來，然後奮勇地衝了出來。

賭客愈加混亂了，有的想逃進裏面去，有的拚命擠出來。這時，是十一點十五分了，裏面又發出了幾響手榴彈的爆炸，一陣烟霧，一陣碎片，台子、賭具，像雨點那般飛了開來，賭徒爲碎片擊傷的，輾轉在地上慘叫，不知什麼地方來的子彈還是零星地飛過來，賭場的守衛者根本沒有應付的辦法了。

我們很快的脫離了這個危險區。

等到日軍，憲兵，偽警趕到，封鎖了這一段的交通，嚴密搜查起來，黑夜搜查毫沒有效果，我們早已離開那裏了。

在同一時間，我們的同志也用同樣的方法破壞了其他兩個俱樂部。

這次大規模的襲擊獲得意外的成功，我們大家都異常興奮，我們參加這次行動的共有五十一人，都平安地退到安全地區，在我們總站裏幾個人，也都在晨前一時或二時這一段時間內先後回來。九十七號女同志歸來得最早，雖然疲倦不堪，但面上露出了輕鬆愉快的勝利的笑容，五十四號現在不再是一個面團團的富翁了，他在另一個××路的分站裏變換了服裝，穿着一身簇新的西裝回來，四十七號是領導同志們在俱樂部外攻擊的，圓滿的完成了任務，一進了門就熱烈地和我握手。我們仍舊團聚在這精緻的房間裏。

五十四號點起了一支烟，躺倒在沙法上，響朗地說：「這次真幹得痛快！」他疲倦地伸了伸懶腰。

「這是我們計劃得嚴密的緣故」，我說：「我們這次對敵偽的打擊是相當大的。」

四十七號說：「這種攻擊，我們應該經常地進行，而且應該把我們攻擊的範圍擴大開來，我們所給的敵僞的打擊雖不小，但敵僞却並不會因此斂跡，他們自然還要重整旗鼓，自然要變本加厲，我們也必須作進一步的行動」。

「我們自然應該作進一步的行動，」我說：「我們不但要攻擊賭場，煙窟，我們更應該誅除漢奸流氓的首腦。」我思索了一會，接下去說：「但是在我們沒有充分的準備以前，我們還要等待一下。」

「廣泛地爆炸，暗殺是可以行的，」五十四號說：「我們說以利用各種機會，隨時隨地進行。」

「我們就這樣做，」我附和着說：「但是我認爲當前還有幾件事必須要做的，就是我們要揭破上海近來壯士男子失蹤的謎，——這個我想請四十七號同志担任，其次，近來敵僞在上海對於新聞界教育界活動得很厲害，它們加緊地用威脅利誘的手段脅迫新聞界教育界人士附逆，這個陰謀我們必須粉碎他。——我想，我們必須在這個時候把握着正義的主流。」

「這是最重要的。」開十七號點點頭。「關於探索壯士失蹤事件的真相，那麼明天由我開始進行吧！」

這時九十七號女同志已經疲倦得倒在沙發上發出勻潤的聲了。

自從國軍西撤後，上海的教育界和新聞界就開始了堅苦的命運。汗記傀儡舞台開鑼以後，危難便更加日趨深刻，傀儡們受令於主子，對上海的教育界和新聞界採取了收買和摧殘兩種並行的方策

。但這樣反把正我的靈魂磨鍊得更壯健了，這是傀儡和他的主子都不曾預想到的。教育界方面由劉湛恩先生發起成立了教育協會，首先相互規定了各學校不向傀儡組織登記，紀念週照常舉行，黨義依舊是每個學校必授課程，並且通過學生的關係，進行巨大的募捐獻金工作，敵人雖然百般威脅租界當局來壓迫各級學校，但在教育界人士一致團結在教育協會的整個策劃之下；敵人雖然後來用卑鄙無恥的手段暗殺了劉湛恩先生，想從威脅中破壞教育界的抗日工作，但劉先生雖然死了，整個教育界的工作，也就是劉先生遺留下來的的工作，非但沒有停止，相反的，在租界、局和敵偽交通壓迫的情勢之下，更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新聞界的情形也是這樣。當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市孤軍退入法界後，上海市區完全被敵軍控制，十二月十五日敵人在哈同大樓成立新聞檢查所，強迫各報一律須將原稿送審，有的報社是慷慨激昂地停刊了，有的報社爲了上海還有四百萬同胞的宣傳工作須做而繼續出版；但在不久以後，在洋商招牌的名義下新聞界的戰線又迅速的建立了浩大的勢力，除了原有的美商報社的大美晚報，華美晚報外，以美內招牌出面的華美早報，大美晨刊和英商出版的譯報、文匯報、導報、夜循環報、大英報等都以最鋒銳的力量向漢奸敵寇衝殺。敵人在這時雖然竭盡力量一方面威脅租界當局給予各報以無理的壓迫，一方面雇用暴徒向各報投擲手榴彈和恐嚇信。把殺下來的人手指送給新聞工作者當「預行禮物」；同時還行漢奸報社來淆惑民衆對抗戰勝利的信念，但這此絲毫不能動搖我們正義鬥士的堅強的意志。有一個新聞記者寫下了一首歌，原文是：

從清晨到深夜，

我們的職責：新聞報導，

不問風霜寒暑，在街頭奔跑；  
申訴人間苦難，給社會知道。  
今天的消息不要疏忽了，  
到處滿災荒，人們早受不了；  
邊疆淪落盡，敵人還在開炮。  
快記錄事實，把真相傳報，  
確實，詳細，  
最要緊，莫造謠？  
今天的消息，不要疏忽了，  
新的戰爭，到處在炸爆，  
民族自救的烽火，正在燃燒！  
內勤，外勤，都一齊動員罷！  
在職員前哨。  
亦就是鬥爭的前哨。  
今天的消息不要疏忽了，  
日本帝國主義者大肚吃不飽；  
社會惡勢力，更在逞強暴。  
打開鏡箱，照出他們醉生夢死的微笑，

提起筆來，揭發那些蠅營狗苟的妙巧；

輪轉機上，洪水般印出了我們的報，

輪轉機上，洪水般印出了我們的報！

輿論的權威，要大眾支持，

神聖的職業，是我們自己的懷寶，

萬萬千千的讀者，要求着精神的麵包。

莫自誇帝王無冕，

我們必舉起「集納」的旗號！

大家準備三千毛瑟，有筆如刀！

在這一首慷慨激昂的長歌裏，我們可以看出上海的正義的鬥士們的抱負和努力，我們是決不願

意作敵人和傀儡面前的低頭的。

但是，當汪逆抵滬和丁逆獸村組織所謂「特工指揮部」以後，這情形就變了。他們對付教育界和新聞界的陰謀變「一個方式，改變做以「利誘為主，威嚇為附」，同時把「利誘」與「威嚇」的程度提到最高的程度，來誘威那種軟骨蟲，那些軟骨蟲便動搖起來了。這是上海抗日陣營的一個很大的危機，對於敵偽這一種新攻勢，是必須嚴密預防和把它擊破的，我於是特地往訪上海教育界領袖吳××先生。

我走上××路，××中學校。

推開一扇黑門，吳××先生正在暗處翻閱大美晚報，當他發現一個黑影從他身邊掠過時他迅速

地藏去了書報。

「瞧，警覺性太高了！」

我抓住了他的手，一股熱烈的同志愛洋溢著，我們簡直喜歡得要抱起來。

「每天盼望你來，好似每天盼望國軍來一樣，我們留此一年十個月，整天的窒息，煩悶，同志們等候你來，可說每一個上海民衆等自己人來一樣，今天是我們偉大的一次見面，到了反攻的階段，所有的朋友再大大如來團圓一次。」

我想說我到上海已有×個月，但我沒有工夫說話，熱情的青年人都從各個角落裏會合起來，小小的房子擠滿了人，十個二十個我的同志們，他們今天的興奮恐怕是生身第一次吧！

主席說着歡迎之詞，輕飄而有力的聲音，打動着各人的心頭。

「同志們，我們在此不是歡迎我們的朋友，而是歡迎我們的政府，我們的軍隊。（輕輕地，但有力而熱烈的鼓掌）我們不是一二十人在歡迎着，我們上海所有民衆都在歡迎着，（又一次鼓掌）祇要不是甘心爲敵奴役，不是傀儡漢奸，沒有一個不在盼望自由的到來，我們自從前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們的大軍在上海撤退以後，一直沒有見過光明，我們的同胞爲敵殘殺犧牲了的不知有了多少，我們的財產因火與劫奪而損失的不知值幾千百萬，這筆血債，我們始終未曾忘去，我們耐苦着看敵人的沒落，無聲的培養着自己的力量，黑暗的大上海今天來了一顆明星，我們在黑暗中等待着那不久就要到的光！」

我興奮的回答：

「是的，吳同志的說明正是所有上海人民共同的呼聲，我當代表後方民衆，向不折不撓不忘中

央的上海同胞致最崇高的革命敬禮！上海民衆所受的痛苦，爲全國人士所共和。今天你們在黑暗中爭取光明，你們應該向着光明之路走去。明天將是我們勝利地取得自由，我們當共同的來驅除黑暗裏的鬼蜮氣氛。（鼓掌）抗戰到了今日，我們已由退却，而變爲相持，爲反攻，我們軍事上已大規模的發展着游擊戰爭，各正規軍在不斷的鬥爭中，不論戰略指導和戰術指揮，都有飛躍的進步，我們已建立了新的國防軍隊。全國一致的團結，要肅清汪精衛等漢奸賣國賊，全國人民一致的動員起來；我們經濟上已建立了一個統一進步的國內市場，工業大量的西遷，工廠有四百家以上，都在西南紛紛開工。資金內流後，西南西北銀行已增至二百三十餘家。手工業在抗戰中已漸漸抬頭，全國荒地專由難民墾殖的在湘粵桂各地已有三十萬畝，後方工路網的完成，使運輸交通無上的便利。更有大批的青年學生投效軍隊，使整個軍隊質的方面起了極大的變化。後方教育更在困苦中邁步發展，淪陷區各大學西遷外，更使西南西北落後的地區普遍地提高了文化水準。我國一切都在生長中，敵人摧毀了我們的軀殼，但在一片廢墟中，却生起新的力量，（鼓掌），大上海的民衆正如各位一樣企望勝利的光復，我們可以保證，在新的力量的生長與敵人沒落至一定的時候，就是大上海大放光明的一天！（熱烈的鼓掌）。

這樣一個敵僞惡勢力控制下的地區中所舉行的歡迎會裏，人心不死的青年都一一和我握手，一羣懷念着中央的教育界的戰士，最後還向最高領袖堅持抗戰而致最高的敬禮。

此後，我就建設了教育界應取何種態度即何種步驟的意見。一致的決議是：加強私校聯誼會的組織，肅清教育界的敗類，發動全市千餘大中小學校長全體總宣誓，表示絕對不參與僞組織。

上海教育界以新的強大的陣容，展開了對敵僞的英勇戰鬥。

我參加了教育界的集會以後，我感覺到上海民衆的人心未死——縱然敵僞怎樣壓迫，終必不能達到任意奴役、宰割的目的。

這時敵人開始對我們作全面的進攻，因此我們也得以全面的方式去對付他。文化戰士既守住了對敵宣傳戰線的崗位，我們便担任起「以血還血」的責任。

這一個月來我們的××名同志，活躍在滬西，南市一帶，在鬧市、在冷僻的馬路，一顆顆的子彈從槍膛裏放出去，那些無恥的奸徒，李立文、陳雲、席時泰、毛玉、顧炳宗、王容林、陳籙、周鳳岐、穆時英、劉訥鷗一個個的倒下去，永遠的倒下去了。

每一個魔鬼的燬滅，給人們到來了欣慰與歡笑，也給「狗」們帶來驚慌與戰慄。

## 第三章 海灘 秘密

在我們連續的×個月的活動之中，我們感覺到上海敵偽的壓迫一天緊似一天。日軍脅迫租界當局의行動一天比一天厲害，差不多已經不把租界當局放在眼裏了。暗殺、綁架，搶劫的暴行一天比一天的多了起來，租界裏的秩序已經完全被破壞了。在上海的正義人士，熱血青年，差不多在任何時間中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險。整個上海籠罩在恐怖的氛围裏。

我們幾個人依舊聚集在×和界×××路的那間精緻的洋房裏。

已是初春的天氣。夜寒撫慰着這靜穆的大地，草地上的枯草已經拋出了微綠的新芽，依傍在我們洋房邊的幾株洋梧桐也透露了小小的葉子，親密地給我們帶來了春的消息，從玻璃窗，遙望那在淡淡的薄霧中的景色，使人有安甯和平之感。我們有的坐在沙發上，有的站在窗邊凝望，但每一個人的心上都好像爲什麼黯影緊緊地壓着——在這時敵人鐵蹄踐踏下了的大上海，那裏還有一片乾淨土？

我們檢討我們這幾個月來的工作，覺得我們的工作一天一天的困難起來，但決定繼續苦幹下去。我們正在討論加緊鋤奸的問題，一個黑暗投進了我們的小室。

我們吃了一驚。我定眼一看，正是我們的四十七號，頭髮凌亂的蓋着前額，瘦削臉上露出了兩塊顴骨，臉色黃裏帶黑，刻劃上一條條勞苦過度的縐紋，他進了室內，立刻粗啞地說：

「同志們，你們不認識我嗎？我回來了。」

我聽清了聲音，我緊緊的握住他的手，我說：「四十七號，我們正記掛你呢！你怎樣弄到這般狼狽的樣子了！」幾個同志一齊站了起來圍住了他爭着問他說：「啊，瘦了！瘦得不成樣子了！怎麼？你怎麼瘦到這個樣子呢？」

「啊！這種苦頭，真是吃不消，」他疲倦地倒在沙發上，一面脫着破舊的衣服，一面說；「我餓了，我要先吃一點東西，我要安靜地躺一回，然後詳詳細細的告訴你們我遭遇的一切」。

以下是他所講的冒險的經過：

「當那天我決定要探聽上海壯年男子失蹤的內幕，揭開全國人士關心着這個恐怖之謎以後；我就準備接受那種失蹤男子同樣的遭遇，以求明白這事件的全部真相。」

大家曾經這樣猜想，上海幾千個男子先後的失蹤是由於敵人擄去到什麼地方去建築壕溝或秘密工事。究竟建築秘密工事是在什麼地方呢？要怎樣才可到那裏去工作呢？我爲了這個問題苦惱地思索着。我又想到壯男子失蹤最多的地點是滬西，我就決定到滬西一帶去走走，也許可碰到一個機會給敵人擄了去，我便可以到達那幾千人在工作着的地點看看那裏的情形了，我絕不料想到危險到這個樣子的，——那裏是一個慘絕人寰的地獄，那裏是一個人類的屠殺場。

×年×月×月薄暮——那是我離開你們的第二天，我在勞勃生路踽踽獨行，我化裝了一個機器工人，穿着一套染滿了油漬的破舊工裝，上衣鬆開紐扣，嘴內含着了一支煙，鼻子裏哼着不純熟的上海流行的那個「何日君再來」的調子，眼睛望着那一點點晦黯下去的暮色，拖着疲倦的脚步無目的地走去。這條路寂寞地伸展在我的前面，漸漸的失去街市的一切煩燥的聲音，顯出了荒涼的景色，我正在躊躇着，事就發生了。

在前面路上，停着一輛大卡車，有二三個穿制服的人正在呼喝四五個工人模樣的男子。那些工人似乎在爭辯着什麼，聲音是懇求的，軟弱的，但是那穿制服的人們却像毫不理會的脅迫着。正在爭持間，另一個穿制服的人看見了我，像獵狗發現兔子一樣迎面趕了過來，攔住了我，用上海口音喊着：

「打過防疫針嗎？」

我仔細的凝視着那個男子，從他的兇惡的臉上看着他內心不懷好意，我鎮定地回答：「早就注射過了！」

「把注射證拿出來檢查一下！」他用命令的口吻喝着。

我假裝着摸索衣袋，過一回，我說：「啊，我忘了，我沒有帶在身邊。」

他就理直氣壯對我呵斥起來，「你說謊！你沒有打過防疫針，到車上打針去！」

他不由分說，把我拉上了卡車，把我推進了人叢。

那卡車已經擠滿了三四十個人。不久以前在路上和穿制服的人們爭辯着的幾個工人也被迫登上卡車，正在捲起袖子在臂上打針。我迅速地擠進了人叢，用勁地擠進已經打過針的那一個人羣裏，我看見有幾個男子正愁眉苦臉地用另一隻手在揉着他的被打過針的手臂，嘴裏發出暗啞的鳴鳴之聲。我震駭於這一個千鈞一髮的危險的時刻，我知道這是敵人在注射着一種使聲帶失去作用的毒針，這種針注射一下，一個人便將成爲啞子，永遠不再能說話，這是敵人慘毒的陰謀。我這時不敢脫逃，也不敢掙扎，我知道我這時如果稍有反抗，我的生命便會結束在這五六個穿制服的敵人的毒手之下，我情急智生，慌忙地用左手按住自己的右臂，沉重地揉動着使他們知道我是已被注射過的人

。這時夜幕已深深地掩蔽這個荒涼的地區，人與人間的面貌僅模糊可辨，敵人的工作因黑暗而增加了許多不便，他們的注射便也收率起來，他們並不更計算人數，發覺前列已經沒有捲起臂膀等待注射的人，便結束了他們的工作，開動了大卡車。

有幾個男子嗚嗚地叫着，好像企圖掙扎的樣子。人叢中起了小小的騷動。

那一粗壯的兇徒揚起了手槍，獰笑着說：

「不要緊，跟我們去有好吃好住。」

用武器鎮懾了這一場小小的騷動。這些落難的不幸者，面面相覷地靜默下來了，正像虎窟裏的羶羊，完全消失了它們的反抗的勇氣。

以後，卡車中途又突然停下來，又有兩個男子被挾上車，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漸入深夜，北風怒號，襲擊着卡車。穿制服的敵人將車門緊閉，號令司機開足速度，疾馳前進。我們被囚禁在這緊密的卡車中，我們不知卡車所開的方向，也不知道將駛往什麼地方，車中每一個人都在異常不安的輾轉着，他們想藉汽車疾馳的震動聲的掩護互相傳達心中所想的話，但是他們用盡了氣力，口腔總發不出聲音，祇是一陣短促的凌亂的嗚嗚的聲音，大家雖然聽不清對方的聲音，究竟也能從自己身受的苦痛中體味到那種聲音中的意義。我也假裝着啞子，我絕對不敢吐露什麼。我感覺我自己還在嚴重的危境之中，我必須時時的戒備。如果我能平安的到達我的目的地，也許我可以完成這一次任務，否則必定將與這些可憐的男子同樣的犧牲。

大約有半點鐘以後，卡車忽然中正，過子一會，聽見火車駛過，以及柵門開啓的聲音，卡車又繼續前進，（後來我才知道當時是經過滬閔公路與滬杭鐵路的交叉點，這時剛有火車駛過，所以柵

門曾一度關閉，以阻汽車通行。）再經多少時間以後，又聽到狂濤怒吼之聲，與卡車衝風疾駛作交響樂。（後來才知道是卡車駛行在漕涇以南的沿海灘公路上，故可以聽到海潮的嘯聲。）又過了許多時候，卡車才停了下來。

我們都被驅下，趕進了一個廣大的茅舍中。

那茅舍約有五六十丈那麼廣闊。並列着十餘間，遮蓋着被太陽蒸曬雨水侵蝕經過很久的幾乎霉爛了的灰色的稻草，在沉沉的黑夜裏，愈顯得茅舍的低矮，簡陋，茅舍的四週編上緊密的竹籬，再外面就是圍着帶刺的鐵絲網，在鐵絲網的外面又掘着很深的水溝，這似乎是防範那種被擄的壯丁脫逃而佈置的。

我們這三四十人編了號，就有一個伙夫樣的人發給我們每人一個飯團，這就算是晚餐了。以後，一個粗暴的聲音喝着我們，叫我們睡，我們就睡倒在地上潮溼的稻草上面。

這一夜我沒有安穩的睡一忽，我的思潮起伏着。我一面想到我已僥倖地深入敵人祕密的內部，我不久就可以把世人不會知道的東西報導給世人，但同時我又就憂着，究竟明天我將做些什麼？我會不會在偶然的疏忽裏露出了破綻，而給敵人抓了去，處死在這荒漠的海灘上。

第二天黎明，就穿軍服佩槍的敵人多人，吆喝着我們起身，到茅舍的廣場上列隊體操，這時我特別注意我四周的一切。這真是世間最大最慘的暴行。——在廣場上聚集了大約一千多人，這一千多人的聲帶均已被毒針所毀壞，這一羣人，在敵人的眼中，已再不能算是有靈性的人，而祇是一羣牛馬，一批機器，他們沒有人聲，沒有笑容，即使是習慣上的咳嗽也低微得不像咳嗽，像母雞於尋得食物時呼喚它的雛雞的各各之聲，我環視這些人的臉，這些臉上都刻上痛苦的表情。這些表情

則在敵人的武力的威脅之下凍結在死板的臉上，把眼淚凍結在他們的眼睛的深處，把號哭凍結在他們口腔的深處，把憤怒和反抗凍結他們心的深處。我迷惘地排入在這浩大的行列之中，但我却感覺到我不是在人的行列之中，而是在一羣蘊蓄着強烈的野性的原始的動物之中。

我們體操完畢之後，敵西領隊前進，敵兵左右押解，漸漸接近海灘。

海灘上面有許多工事還沒有完成，地上，器械材料，狼藉縱橫。

一部份伏役就在敵人鞭策之下，繼續工作，我們新被捕來的三四十個人，由一個敵人投給我們各種器械，有鐵鎚，鐵鋤，刀鋸等，指導我們怎樣工作。有一個新來的男子稍稍疏忽把鐵鎚深陷在沙土堆中拔不出來，給敵人看見了，一下沉重的皮鞭就抽在他的背上，他啞聲地嘶叫了起來，第二下皮鞭又下來了。這樣的鞭笞普遍地施行於這些苦力身上。在一天不知有多少人要嘗這種皮鞭的滋味，而在十幾天內，當場槍殺的也有五十餘人，因為體力不支疲惫以死的更無從計算，這些處死或擊斃了的人，就由每夜被捕來的伏役補充。

我在這一帶海灘仔細辨別他的方向，地位，形勢，再從敵人的語言中，漸漸辨出這被囚及勞作的地方是金絲娘橋附近的海灘地帶。這個地方，除出敵寇和我們被捕的伏役以外，已經無居民存在，這裏沒有一間房屋，有時我們又可以發現一堆瓦礫場，那就是敵人趕走了居民（或拘捕了居民）焚燬了他們的房屋的遺跡，這千餘男子中，也許還有當地的居民在內，但因為大家沒有說話的能力，已經無從向他們探聽一些重要的事了。

我在敵人的暴力威脅之下，一連做了十幾天的苦工。在那裏，我雖然獲得很多軍事上的重要資料，但無法把這些資料帶出來。我想離開那裏了，可是敵人的監視極嚴，絕對沒有脫逃的機會。在

這期間，我想脫逃的心愈急，我的勞作愈勤，敵人一點也沒有在我身上發現什麼疑竇。

這樣的勞作下去，我實在也不容易支持下去了，每天祇吃飯團四枚，鹽蘿蔔六片，醃梅二只，這種口糧只能勉強一飽，但在敵人方面還說是爲了維持我們的體力的一種優待。有時也配給一點肉食，可是沒有豬肉和牛肉的滋味，也許是病了馬肉，或狗肉。這種自朝至暮沒有休息的勞作，沒有一個人不精疲力竭的，所以，每一個男子都逐漸瘦得不像人了。

以後機會終於來了！那是×月×日，那是薄暮的時分。千餘伏役正在敵寇監視下勞作的時候，有飛機一架從高空掠過——那是美國飛機——向南飛去，但不過二分鐘的光景，那飛機重又飛回來，疾降而下，開始向海灘用機槍掃射，有一個敵人取望遠鏡看了一下，就鉅聲高呼，架鏡而逃，另外許多敵人也狼奔豕突，神威全失，這時那千餘的伏役，也隨着敵人紛紛逃難，在這海灘上，起了一陣大混亂，這時我忽然想到了：這就是我脫逃的千載一時的機會了。我急忙地向海灘公路的方向奔逃。我瞥見有一輛敵人的自由車倚在一間小茅舍牆邊，我不顧一切的衝下過去，騰身一跳，駕着自由車出公路向西疾駛。我用盡足力，路上不敢稍稍休息，天色漸漸暗下來了，我知道敵人不會追上來了，我才透出一口深長的氣。我終於脫離險境了，我在兩天以後，到了平湖鄉間，我想你們一定在記掛着我，我沒有久留，就回到上海來了。」

這是一個驚人動魄的冒險的故事，我們全室的人靜靜的聽着。沒有一個人願意提出一個問題來打斷他的敘述。及到四十七號講完這個故事以後，大家的聲音就又放縱起來。

有的問他被擄的壯丁的生活詳情，有的問他海灘工事的整個部署。

九十七號女同志有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四十七同志的臂上也打了毒針以後將怎樣呢？」我代他回答：「如果沒有醫藥可以治愈他的暗啞的時候，——四十七號同志爲了國家民族而犧牲了他的機能，也是值得的！」

這時遠遠的聽到一陣步槍聲和機關聲，不久又聽到敵人沉重的卡車從馬路上疾駛過去的聲音。我站了起來說：「聽！這是我們游擊隊的槍聲呢？我們的游擊隊愈加迫近上海了！」

「是的，上海的日寇已好像監獄裏判死刑的囚徒，靜靜地在等候着死神有一天把它們吞滅了去！」

我肅穆地走近窗邊，我遙望着窗外，我彷彿看見天的彼方升起一個光明的火炬！

## 第四章 虹口的襲擊

敵人積極經營上海，上海成爲敵人經濟的命脈，——也成爲敵人軍事的神經中樞。

一九四〇年九月〇日夜裏，我從電訊員手裏接到長江沿岸×地分站的一個密電。

「敵首西尾，板垣，阿南等將集滬會議，希注意其行動及未來陰謀。」

我把這個消息詳細地研究了一回。關於敵軍方面最近的大變動，我是早就知道了的，就在這九月初旬，敵方祕密地改組了侵華軍總司令部以西尾壽造爲總司令，板垣征四郎爲參謀總長。華中方面日軍總指揮是阿南維幾。這個人事大變動，暗示着日本對華戰爭將有新的行動。西尾等羣集上游舉行會議，也許就是商討發動新攻勢的戰略戰術諸問題。西尾是敵陸軍的重要首腦，爲人沈默寡言，有「無言將軍」之稱，機警幹練，果敢大膽，這次出來統率侵華軍隊，顯然準備再來一次大規模的冒險。板垣爲日本少壯軍人的首領，和梅津美治郎及石原莞爾爲少壯軍人「三傑」之一。他在一九三五年至三六年間，曾化裝華人到過中國南北各處祕密視察探訪，對我國內情，頗爲熟悉。他是侵華陰謀家，與土肥原及石原齊名。「一九一八」戰爭也是他發動的。在徐州會戰時，他和磯谷廉介的兩師團在台兒莊被我軍殲滅殆盡；這次重整旗鼓，捲土重來，野心必大，自然不容忽視。至於阿南維幾在日本陸軍部當中也頗有名室，屬於「大分閥」，與南次郎，梅津美治郎同爲「大分閥」的要角。這一羣魔鬼的蠢動，掛起了侵華戰爭又面臨一個新的大場面的紅球。

我預測：敵軍此次新蠢動，初步目標可能是長沙。

我們從另一方面探悉了日本軍事當局擬定了一個新的戰略，這個戰略是根據「板垣」的主張而擬定的，所以又稱「板垣戰略」，這戰略是「北窺襄樊，以取漢中，南侵長沙，再取韶關，會師衡陽。在華南攻襲瓊島北海、奪取桂、梧。在華北則掃蕩中條山，西渡黃河，以趨西安，直走五原臨河，進犯寧夏，以取蘭州。」這個計劃如果實現，那麼中國自南到北，差不多半個在敵軍手裏了。敵人便可用緊密封鎖來窒息中國，因此，我覺得敵酋在上海舉行軍事會議，關係異常重大。我們不但要探聽會議的整個底細來我更打算進行一個大規模的攻擊，把這幾人殲滅在上海。

這誠然是一個冒險的計劃，但我決計不顧一切的要幹一下。

我派了×個小組的情報員分頭出發，加緊探聽西尾等來滬後的一切行動。

西尾、板垣終於在×月×日深夜乘船到滬了，這兩個人是祕密來滬的，阿南和西尾等到滬的時間相差兩天，阿南遲到了兩天。

經過幾天的刺探，綜合多數的報告，我知道廿三日那天西尾在北四川路司令部召開軍事會議，參加的上中級將領有不少，特務機關，南京偽組織均派員參加。廿四日西尾等將參加六三花園上海日僑的歡迎大會。並且得知西尾將在上海停留幾天。

西尾在滬的行動既極祕密，戒備也特別嚴厲。這幾天，上海的日軍又活躍起來，偽警們也露着緊張的臉色，敵方的便衣探警不時在馬路上抄靶子，尤其是虹口一帶的形勢最爲緊張。中國人民在虹口被捕的突然多了起來，竟使公共租界裏的人不敢到虹口去，虹口的人不敢出門，大家恐怕偶一不慎無端地被捕關進日軍司令部裏去。我們同志們謹慎地進行探聽的工作，得到消息實在有相當的困雜。

我們也舉行一次談話，商討如何進行攻擊的事。

五十四號主張突擊六三花園，當西尾等參加日僑的歡迎大會時用手榴彈炸死他們。

這是過度冒險的戰鬥，我鄭重考慮着，我說：「我們雖然有方法可以混入六三花園，但是當我們發動襲擊以後，我們實在無法從那裏安全撤退，第一、那裏完全是日軍控制的地方，第二、街道過少，缺乏退路。如果我們輕率地發動，我們所付出的代價必大，也許在日軍包圍之中，我們會給他們一網打盡。」

「六三花園的歡迎大會實在是一個比較好的機會，除出這一個機會外，我們就不容易接近他們了。」五十四號說：

「這個當然不錯；」我說：「我們雖應該珍惜這個機會，——但是這個機會却並不是絕對與我們有利。照日軍戒備情形看來，我們下手以後，從花園衝出，祇有向江灣路的兩端分頭撤退，這兩端都有日軍駐守。我們不容易突破他們的包圍，在這馬路的兩旁房屋太零落稀疏，也不容易佈置掩護的部隊，我們的目標既極顯露，敵人對我們的攻擊也就容易，這結果我們的損失自必重大。」

「除出這個機會以外，我們將不再有更好的機會了。」

「那也難說，」我說：「我們還應該選擇一下，我不信西尾等會立刻就離開上海，昨天的情報，汪逆精衛也有來滬和他進行某種商談的消息。」

我們正在繼續討論着，四十七號興奮地衝了進來。

「同志們，我告訴你們：我們要行刺西尾壽造，我們有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了。」  
他坐下來，同志們都接近了他。

「廿六那天，虹口大戲院要開映『大和魂』的影片，聽說剛從日本運到的，將招待西尾和板垣這一批人呢！」

「這消息確實嗎？」

「千真萬確的！」四十七號說：「那是我從×日本高級軍官那裏得來的消息：我再到虹口大戲院那面去打聽，那裏正在粉飾內部，新配銀幕，戲院裏顯出異常忙碌的樣子，如果不是招待日本的高級將領決不會如此隆重的。」

我拍着手，「如果是這樣，那就好了。我們進行要順利得多，——但是我希望四十七號明天再給我一個確實的證明。」

虹口大戲院招待西尾和板垣及其他侵華的高級將領，這是確實的，第二天我從另一方面的情報予以證實了。

在夜裏，我們聚集在精緻的小室裏，我宣布了我的縝密的部署。

我說：「上海大戲院的地位很好，對於我們的進擊非常有利。九十七號同志，你在那天下午六時左右化裝日本少女把手溜彈運進戲院裏去。這是海軍部所發的特別通行證，你可以一路無阻的通過日軍的檢查哨直到上海大戲院的門口，在門口有一個日本高級軍官迎候着你，不要怕，這是我們同志化裝的。他左頰上有一個顯明的黑痣，這是他的特別標記，你應該和他招呼，親密地伴着他去看戲，他將是你的臨時愛人，他可以協助你攻擊西尾，板垣和阿南，他還可以保護你平安脫離險境。你當電燈暗下電影開映了五分鐘以後，你把手溜彈遞給伴着你的軍官。讓他動手就是了。——你

不必驚慌，出事了，你跟着他同逃也好，你一個人逃也好；但你必須預備一支手槍，防禦敵人萬一——的射擊，如果你不被人家發現，那你還是把手槍丟在馬路旁趕緊回來為妙。」

我繼續對五十四號說下去：「五十四號同志擔任接應我們的任務。當虹口大戲院發生爆炸案以後，戲院必定騷動，同時人們一窩蜂湧而出，這時我率領四十名突擊隊，分爲兩組，一組負責前門一組負責後門。看見日本高級軍官狼狽地衝出來，你就加以射擊，但是注意不要誤傷九十七號同志，縱然敵人怎樣狡猾，這時我們總可以擊斃他們幾個重要的首腦。」

「四十七號同志的任務最重」我轉過身來對四十七號說：「我們的安全都在你的手裏，我承認，我們這一次襲擊是一個極大的冒險，當撤退之時，路上的阻撓一定很多，我們應該有一個強大的掩護隊，這掩護隊一方面擾亂虹口一帶的秩序，一方面肅清沿途的日軍的防哨，另一方面還要掩護隊我們安全地撤退，四十七同志自己率領二十個同志把守虹口大戲院對面的人行路，尤其是附近的三個街口。我們的同志於任務完畢後，分頭向這三條路退却。今日的虬江路，是敵探和軍警林立的地方。而且大部是日本商店，要安全退却，先要把掩護隊佈置妥當，免有後顧之憂。」

最後我激勵同志們說：「這一次的行動是我們上海全體工作同志的總動員，也是我們全體對國家貢獻的大禮物，如果我們順利的成功，我們這一次的功績將超過既往的所有任務的總功績，我們將可以永遠的引以自豪。」

同志們都非常興奮，沒有一個不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我們這一次的計劃完全定妥了，這規模是相當大的，動員的人力一共有七十餘人，這收穫預計是可觀的。

廿六日下午六時。

九十七號女同志先走了。

我們也分散開來，先後向虹口進發。

虹口是日本人的世界。現在已被稱作「小東京」，「馬路兩旁盡是日本商店，戲院，「風呂屋」（澡堂）、「質屋」（押當店）、酒吧、「吃菜店」，咖啡店，彈子房、跳舞學校，和藝妓，「派出婦」（臨時女傭）看護婦，按摩，娼妓什麼都有，街上店鋪房屋，全是日本人「佔領」的，連小小的水菓攤、香烟攤，舊貨攤，路上小販，無一不是日本人和台灣，朝鮮人幹的。東京、大阪、神戶的幾家大百貨公司，在這裏均有分店，規模相當宏大。現在是薄暮時分，兩旁商店電燈輝煌，耀眼欲暈。行人擁擠，但是滿眼都是那拖木屐的日本男女。

虹口大戲院門口，站着八名日軍，穿上鋼馬甲，四週戒備森嚴，過路的人都不敢靠近去。

今天招待敵偽高級人員，所以不售門票，戲院門口顯得清淡的樣子。

馬路旁，停着五六部小包車，大概西尾他們已經進了戲院了。

七時正，戲院開幕，四十七號在這時已領導了三四十名便衣武裝同志分佈在虹口大戲院對面的人行道中，尤其那一家日本的百貨商店和日本食堂，佔了二十多位勇士，他們像各不認識的各自行動。有的在參觀花樣繁多光彩絢爛的窗飾，有的在瀏覽那些陳列着的精緻玩具，有的在和店夥商量着價目，又有的含着一支香烟駐足在一張廣告面前緩緩地念着那宣傳的字句，又有的作了食堂的顧客彷彿等候友人那般靜靜地喝着咖啡，發動的時間一點點接近了。馬路上忽然起了一點小小的紛

擾。

有一個顧客給日本便衣偵探糾纏着，硬要帶他到司令部去，可是那顧客死也不肯離開水果店，希望作最後的掙扎，一方面等待脫逃，一方面等待援救。我看見這時四十七號毫不猶豫地拔出了手槍，砰的一聲把那敵方便衣偵探打倒了，我們所有同志們都趕了過去，各自找到自己適當的掩蔽，嚴密監視着敵偽軍警的行動，對準着奔集過來的便衣日警放槍，敵軍偽警聽到了槍聲，紛向虹口大戲院這方面奔來，一時行人騷動得狂奔着，跟着警笛聲，噪雜的日本語聲，槍聲，潮湧似的混在一起。那個被扭住的同志一溜烟的向馬路近旁的小弄裏逃入，四十七號也從左面竄過去，後面緊追着他的的是兩個便衣日探和一個偽警，我閃在一家日本商店的櫃後，向追蹤四十七號的軍警連續發射，同志們也以這三個人為目標，五六顆槍彈都飛向他們的身上，三個敵人均應聲倒地。

這時虹口大戲院裏面也起了極大的騷動，手溜彈的巨響已經傳到門外。是接連的兩聲。我們知道九十七號同志已經動手了，同志們又轉移了目標準備接應；敵軍官佐從正門擠湧而出，我瞧着機會已到，放了一聲號槍，四十員勇士把手溜彈先後擲去，跟着用手槍掃射，敵兵和偽憲趕來的愈多了，他們的槍彈像雨那般飛了過來，我們看見衆寡懸殊，形勢不利，四十七號向同志們發了一個暗號，大家分頭走，我像飛了向西奔逃，一面應付追着的兩個敵兵，一面找尋適當的退路，我看見有五六個同志都一面和敵人戰鬥，一面從我身邊掠了過去。

有兩個同志掩護着我和敵人苦鬥。

大約離開虹口大戲院不到五六十家商店門面的地方，我和一個驚惶飛奔的女人撞個滿懷，我倆大家都同時仰起頭來一瞧，我叫：

「俞芳——」

這個「芳」字還沒有說完，一顆子彈向我腹下飛來，我祇覺得一陣劇痛，我便什麼也不知道的倒下去了。

當我清醒過來的時候，我感覺全身酸痛得很，尤其腹部以下，痛得更厲害，身體稍一轉側，身體就像撕裂那樣劇痛了起來，我沒有力氣睜開我的眼睛，當我勉強把眼睛睜開，轉側着受傷的身子，迴視着室內的佈置和茶几上擺着那藥瓶的牌子下個分析，我肯定這是一日本醫院。我驚疑着，我怎麼會到日本醫院裏來呢？

由於腹部的負傷而影響到我的神經昏昏亂。我斷定我已經落在敵人手中，我聯想到傷癒後要給敵人威脅利誘，毒刑拷問的情形。一時彷彿看見了各色各樣殘酷的刑具，各色各樣的兇惡的面孔。惶亂焦灼的心情困擾着我，我咬定了牙根準備接受未來不幸的遭遇。

但我究竟還不能斷定我是在什麼人的手裏。我輾轉掙扎着，我忍住身上的痛楚，我仍想支持着精神吃力地爬起來，希望跑到窗前查看這個環境。可是當我轉動的時候我被一雙柔嫩的手按住了。

我驚異地睜大眼睛，我看見立在我面前的是一個看護小姐。「麗——」

我正想把「麗娟」叫了出來，她用手把我的口輕輕蓋住，她俯身低頭接近我們耳邊輕聲說：「李，不要高聲。」

她用一雙靈活明潤的眼睛看着我，眼睛裏充滿着和藹和憂慮，她說：「李，你痛嗎？——你不  
要就心。俞芳把你救出了，這裏是安全的地方，你好好的休息，你的傷勢是不要緊的。」她怕我憂一

愁，又說：「你的傷是馬上會好的。」

我愈感覺驚異，我想：「不錯，我是在虹口大戲院附近碰到俞芳，但她怎麼能够把我救出來呢？——我苦苦的思索着，我找不出一個合理的答案，當時激烈戰鬥的一幕又呈現在我眼前了！——在那一離開虹口大戲院五六十家商店門面的地方，我和敵人苦鬥，我愈想躲避，愈想掙脫，但敵人愈是糾纏着，我始終沒有適當的有利機會，我後退着，我和俞芳撞個滿懷，我正想叫俞芳的時候，我便中了敵人的子彈，就這樣，我倒下了，我什麼也不知道了！我怎麼會被送到這裏來呢？」

我想探問一個究竟，我仰頭看着劉麗娟，我問：

「俞芳在那裏呢？」

劉麗娟回答：「李，你的病還——你應該好好的休息，俞芳是會來看你的。」

「我怎麼會到這裏呢？」

「你先喝下這杯藥水，」她溫柔地說：「馬上田中醫生要來給你洗滌傷口了，換過了藥，我再詳細地告訴你。」她又輕輕地說：「俞芳把你護送到這裏來的時候，說你是她的未婚夫，說你是紹興中西大藥房小老板，叫朱曉華，你應該注意到這一點。田中醫生是精明的，不要給他看出了破綻，她用日語說話，你不要露出傾聽的樣子，免得他起了疑心，變生不測。」

我感激地點了點頭。

不一會田中醫生來了。他是一個慈祥的老醫生，他檢視了我的傷，開始敏捷地替我洗滌傷口，一塊沾潤了藥水的綳帶鋪在我傷口的肌肉上，使我痛苦的叫喊起來，麗娟馬上安慰着我說：「朱先生，（她在田中醫生面前這樣叫着）忍耐些吧，馬上痛是會退下去的。」我終於忍下去了，我感

謝這少女給我的溫暖。

田中醫生施完了手術，便吩咐麗娟幾句走出去了。

麗娟便坐在我牀邊來。

我的心，紊亂得很，我有許多問題要提出來，但我不知從那裏說起；我怎麼會到這裏來？俞芳用什麼方法救我？我們的同志完成使命了嗎？他們都完全撤退了嗎？最後我終於想出這麼一個問題；我問：

「麗娟，你在這裏做看護嗎？」

「是的，」她點點頭，「我們離開紹興，我一直在這裏做看護。」

「你怎樣離開紹興呢？」

「唉，往事不要再提了！」但他終於回答了我：「在我們發覺你們搜查了俞芳的寢室以後，我們覺得紹興再不能住下去了，就在當天離開了紹興的。」

我仰起頭來，看出這少女的嬌羞的臉，我不相信她也會是一個間諜，我不安地問：

「你也是——」

「李，我們不談這個了，你現在傷口不很痛嗎？」

我呻吟着說，「不很痛了，但是我不明白，俞芳既然救了我，爲什麼她不來看我。」我想起了我們過去的恩情，我渴想着和他見面，我要吻她，擁抱她，她既然救出了我的生命，我覺得我惟能以整個愛情來報答她了，劉麗娟看出我激動的樣子說：

「她把你送到這裏來是很大膽的舉動。——她現在還有其他任務，如果她有空，她是一定會來——

看你的。」

「她怎麼會把我救出來呢，我是被擊倒在路上了。」我又提出了這個問題。

「我不很清楚，但我知道這是你的幸運！」她縷縷地敘述這一個驚險的經過：「俞芳告訴我，你被擊倒的地點，就是俞芳的爸開設的華興商店的門口，俞芳見你倒下，機敏而迅速地趕出把你抱了起來，那時恰巧追趕你的三個日警爲你們的同志先後擊斃了。路上行人都慌忙奔逃顧不到什麼，他奪下你的手槍遠遠地拋在十餘尺遠的地方，她立刻把你抱進她的店裏，馬上號啕的大哭起來，她的媽問起你是誰？俞芳說：你是她在紹興的愛人。是中西大藥房小老板，她也承認你和他的關係很深，你的來上海找她是她寫信給他的，不料你一到上海，就遭遇了不幸，她抱着你的血汗的身體尋死覓活，要和你同盡，她的媽苦苦的勸道說：「你不要哭了，如果給日本人聽到，也許要認定這個人是渝方特工人員，那就不便醫治了。現在路上不便通行，等到日軍解了嚴，就拿着你爸的卡片送到虹口醫院去吧。」俞芳這才止哭，她守着你——把白蘭地酒灌進你的口，但你總是昏迷不醒，她哭了一夜。直到今天早晨，纔把你送到這裏來。」

我不輕易流淚的，感於俞芳的愛情的真摯，這時也忍不住眼睛紅起來了。

「路上一切沒有問題嗎？」

「路上雖然有便衣日探盤問，但看到她爸日本領事館譯員陳松平的卡片（俞芳的真實姓名是陳麗娜呀）和俞芳的一片花言巧語，一切進行都很順利，就是田中醫生也決不會疑心你是什麼人。」我感覺腹部有些痛，劉麗娟輕輕地給我按着。

「你們既經知道我是中央特工人員，你們爲什麼還要救我呢？」我疑慮地問：「你們是不是還

要在我愈之後，獻給日方激功呢？」

麗娟好像要生氣的樣子，她嚴正地說：「李，你還不相信俞芳嗎？俞芳這個人是一個真誠熱情的人，爲了愛情她會犧牲一切，否則她爲什麼要冒這個大險把你從死中救活呢，你過去救活了她，也許她用這個來報答你。」她又低下頭來接近我耳邊說：「李，我們雖然不得已地爲敵人工作，你應該知道我們的心仍然是嚮往於祖國的。李，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就是我們在紹興的時候，天天親聆你的精神講話：我們每一次都爲你的慷慨激昂的演說所激動，我們現在還能夠對你有一點小小的幫忙，就是我們的天良未泯，李，你信任我們吧，你不要當我們是你的敵人，也不要當我們是國家的罪犯，你可以不可以照在紹興一樣的待我們？」

我聽了這個少女的細述，我不由自主的把她的手握住了，我說：「娟，我感激你，我完全信任你。」

過了一會，我忽然記起了，我急速地問：

「虹口大戲院的事情結果怎麼樣呢？」

「聽說有一個漂亮的女人，冒充了日本高級軍官太太混進裏面去，在電影開映不到十分鐘的時候丟了兩顆手榴彈，炸死了十幾個人，聽說阿南受了重傷，西尾和板垣怎麼樣，日方沒有消息傳來。也許多少受了點傷。」

「那投彈的女子逃出了嗎？」

「不，當場爲一個日本軍官擊傷了右臂，被捕了！」  
「啊！」我幾乎要叫了起來。

「虹口大戲院附近的一場大戰鬥中，聽說你們同志也有六七人被擊斃，但是沒有當場一個被捕的，日軍後來雖封鎖交通，挨戶搜查。捕去六七十個嫌疑犯，這麼多的嫌疑犯中有沒有你們的同志我便不知道了。」

我墮入沉思之中，我欣喜我們這次的任務已相當達成，同時我也悼惜我們的同志的壯烈犧牲，尤其是第九十七號女同志的被捕，我相信她是決無生還的希望，不禁暗暗地為她的不幸流淚。

我忽然想到自己，我雖然在兩個女子庇護之下，獲得安全，但誰能保證未來沒有變化，如果為日方偵悉，我還是沒有命的。我祈禱着我的傷快點痊愈，我希望早日離開醫院，我想到我的傷勢，我又感覺着得腹部痛了起來，不由得軟弱的吟呻起來。

劉麗娟安慰着我：「李，你好好地休息吧。」

她剛要走開，我又招了她回來，我說：「我懇求你，我希望和俞芳見見面！」

「好！我去問俞芳能不能來，如果她騰得出時間，她一定會來看你的。」

我在虹口醫院住了十天，經田中醫師的悉心醫治和劉麗娟的慇懃愛護，我的傷勢漸漸減退了，我可以自由行動了。

但俞芳沒有來看我過。

我幾次催劉麗娟轉達我的要求，她都支吾了過去。

這一天，劉麗娟好像非常肅穆的樣子，她想對我說什麼，但又不敢說出來，我看她這個樣子，我知道她要告訴我一件事，我便說：「麗娟，你有什麼要對我說嗎？」

她想了一回說：「這件事不對你說也好，我本來想告訴你，後來一想，還是不告訴你來得好。」

我說：「你不說我要悶死了，你就說吧！」

「就是關於虹口大戲院被捕的女子的事。」

我吃了一驚，問：「她怎麼樣了？」

一日軍當局捕獲了她，認爲案情重大，想從她身上尋出上海的淪方特工組織的全盤內幕：把你們特工人員一網打盡。所以當時把她的傷醫好，待得她很好，幾次盤問，威脅利誘的方法都用盡，但那女子總是不肯吐出一個字，後來解到上海特務機關那裏去，由原田少將親自審問，也沒有一個結果，最後把那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原田激怒了。

原田說：「只要你說出你們在上海的領袖，立刻就將你釋放。你要求什麼我都可以答應你。我絕對保障你的安全。」

那女子說：「你不要問我們的領袖，他們會化名，他們會化裝，即使告訴你他們的名字，你也永遠找不到、我們可以告訴你，我們的領袖是蔣委員長，你一定也清楚地認識他的面容，並且我們還可以告訴你他就住在重慶！你不用在這兒嚇嚇威威地逼我這個弱女子！」

原田的肺管幾乎炸開了，他兇狠地命令他的人员：「弄死這個女人，用人間最慘的毒刑。」衣服被脫光了，兩邊有人緊抱着臂，不使她倒下，兩面兩個人用刺扎扎的粗麻繩，一人在前，一人在後，在她的小腹下用力地拉，像鋼齒鋸木頭一樣，鮮血湧濺，她就這樣被鋸死了。——但她到死沒有洩漏你們一些祕密。」

麗娟說到後來，同情的哀戚的聲音漸漸地低下去了。

「她死了！」我伏在枕上哭了。

麗娟又挨近我的身子輕輕地搖動着我，說：「不要悲傷，這犧牲是光榮的。」接着又說：「俞芳有信給你。」

我忽然聽了這話，興奮地坐了起來，我接了信，拆開來，一口氣的讀下去。

「親愛的：

請你原諒我，我始終沒有來看你：但我還是不來看你來得好。

你在極大的危險之中，我不得不警告你。

你應該立刻離開上海。

這裏附上一張到甯波去的船票，你明天應該立刻動身。

我實在沒有機會給你送行。

立刻離開上海！不要猶豫，一逕到外灘碼頭登船，不要通知任何人。

（閱後付火）

你的芳。X月X日

看完這信，麗娟馬上點起了一支火柴把它燒燬。

「俞芳的警告是不錯的，你該立刻就走！」麗娟也勸着我。

我終於悄悄地離開上海了！

輪船出了黃浦口。晚上進入了自由的海洋，一個明朗的月亮，銀光灑在水波上，一望無際。波濤湧湧，浪花翻飛着銀屑。乘客們興緻勃勃地引吭高歌，唱着「黨歌，」「國旗歌，」「打回老家去，」「義勇軍進行曲，」一隻一隻的唱下去，抑揚雄壯，令人熱血奔騰，我向着遙遠的彼方說：「上海，上海是我們的我不久一定再來！」



## 第五章 水與火

經過三天的海程，我安全到達甯波。打了一個密電給上海×站，告訴他們我的行蹤，並詢問他們我失蹤以後的情形。那邊回電說：「工作仍照常進行。」

我在甯波休養了三個多月，又接到×處總站的命令，派我到杭州去主持幾件特殊重要的事務，我又不得不肩起一個沉重的担子了。

到達杭州以後，我把上海的一部分的工作同志調到杭州來。

杭州，這被稱作天堂的杭州，現在是怎樣了呢！杭州是陰慘的地獄了！

我在杭州城作一次走馬看花的巡禮。

城站的巍峨龐大的建築物仍舊峙立着，但經過轟炸過的彈痕還沒修復，牆壁上還留着火燒過的焦痕，車站上擠滿了乘客，洋溢者噪雜和呼叫的聲音。旅客乘車不容易買到車票，即使車票買到了，還須經過日軍和偽警的檢查，如果沒有暗地賄賂他偽鈔一二百元，就不容易過去。那些偽警狐假虎威，任意侮辱旅客，不幸的旅客常遭扣押。那些被扣押的人，還要當衆排隊，把所穿的衣褲鞋襪，一律脫光。裸體檢查，拳足交加，如果認為可疑，不是關進拘留所，就是關進敵特務機關或憲兵司令部，威迫吊打，苦刑相繼而來，如果沒人走門路，想辦法，那麼這條性命祇有「一天知道」了。

從城站到湖濱這條路，沿街商店零落，生意蕭條。很多是日本僑民開的店，都是把中國人趕了開去而佔霸」的，牆壁上，電桿上，到處是日貨廣告，可是馬路兩旁擠着許多閑蕩者，却沒有多少

真正的顧客。

新市場，清和坊一帶比較熱鬧，那裏有各色各樣的店舖，可是也都是日本人開的店，賣的是日本貨。

從龍翔路和性存路交界是高等法院原址，這一堵貼批示的牆壁起直到延齡路新民街的十字路口即英華照相館爲止，十分之八是娼妓店。每一個「慰安所」「娛樂所」的門裏有五只或多至十數只的大鏡框，那都黏貼着編過號碼的妓女的「倩影」，引誘狎客買「對號券」，杭州的娼妓簡直多如過江之鯽。每天電燈一亮，便開始活躍起來，在街頭，在河濱，在飯店旅館伸了哀求的手，找尋她們的顧客。如果你投身於旅館之中，那你決不要想有一個安睡，那些可憐的女子會川流不息地纏繞着你，她們祇希望你付出很低的代價，便情願呈獻她那被無數人蹂躪過的身子——那些荒淫的日軍官兵，多是她們的顧客。

在許多日籍的咖啡館中，有許多日籍中年女子在做着招待，這些女子都是在日本軍閥強壓下，硬征得來的，她們多是現役軍人的妻子，她們到杭州來是專門「撫慰」未死日軍的。這些女招待和未死的日軍是被允許着有許多的機會在棧房中實行他們的好事。

杭州的煙寮賭窟也到處都是。這些都是敵僞生財的泉源，每月煙賭的捐稅收入可達數百萬，因此，杭州市長及大小官吏，都成爲肥缺，成爲敵僞流氓角逐的目標，爲了分贓不均，爭風吃醋等糾葛，往往演出敵僞局部的內鬩的悲劇。

湖濱公園姿態如故，但在敵僞的控制下，鐵欄斷缺，石板傾斜，塵埃滿地，滿目零亂，正顯出飽經蹂躪的慘狀。在比較安定的時間內，青年男女還是來往如織。如果發生了什麼爆炸案，那麼這一

地方立刻遊入絕跡，冷落蕭瑟，因為任何人都怕偶一不慎失於檢點起了敵軍和便衣偵探的疑心，被抓進了監獄中去。

杭州的女人也都東洋化了，高高的髮髻，厚厚的脂粉，說着杭州話，也有穿着木屐兒的，這些女人往往坐在黃包車上，顧盼自豪，徜徉湖濱，揚揚得意。這些無恥的女子，都是被漢奸們獻給日軍去當慰勞品的，有的因為環境的脅誘和生活的困艱，被迫嫁給漢奸們做姨太太的，杭州的漢奸莫不三妻四妾，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

流氓地痞，到處橫行，尋事挑釁，勒索詐欺，杭州人在敵偽痞棍的幾重壓迫之下，沉溺在水深火熱之中。

杭州真的變了，一個樣子了，杭州是一個悲慘的地獄！

在杭州我們的特務工作人員是非常活躍的，我們的游擊隊也是活躍的，我們的工作同志有時可以公然的出現在街頭，漢奸和偽警怕我們的嚴厲的報復，往往熟視無睹，不敢對我們有任何不利的行動。民衆常常互相傳告：「現在城裏不知道已經混進了多少游擊隊，多則二三千，少則六七百，沒有人知道確數，所以日本人怕得了不得啊！」是的，日軍是知道這些的，杭州的漢奸被我們同志接二連三狙擊着，一個一個無聲無息的倒下去，杭州像發生瘧疾一樣的一陣緊張一陣鬆弛的籠罩在恐怖和不安的氛圍裏，偽敵沒有一天是寧靜的，安隱的。而且敵人也知道，整個杭州城是在我們游擊隊的控制之下，除非是進行「掃蕩」，他們不敢離開城區，他們知道已經在我們的緊緊包圍之中，那些軍隊，是我們的顧祝同將軍的。

每天夜裏，杭州便真的成爲一座夜城了。除了可以清晰地聽到城郊幾聲時斷時續的槍聲外，其餘的時候是靜得像墓石。日本官員人民，以及那些日籍的小店員，小販，他們無日不想恢復和平，從那些無處沒有的標語和張貼就是說明他們渴望和平的明顯的反映。但是，他們怎麼能够呢？杭州城是深深地窒息着，在日寇暴政的統治下蹂躪的窒息了！

這次我們到杭州來的工作是注重在軍事方面。

這時，敵人已經渡過了錢塘江，佔領了蕭山，在錢塘江南岸建立了橋頭堡壘。敵人強渡錢塘江和攻取蕭山是他們間諜戰的一個相當的成功。守衛錢塘江南岸的是第X支隊，不過是受過短時間訓練的地方部隊。作戰力是不很強的。在南岸扼守了兩年多。長空一碧，江水無波，官兵的鬥志逐漸鬆懈下來，戒備也逐漸疏忽起來。這時一般走私商人，就乘機活躍起來，通過我守軍的默契，往來販運貨物。敵人熟悉了這個情形，便派遣大批便衣隊化裝商人把武器軍火藏匿在貨品裏面，偷渡錢塘，潛伏蕭山附近，同時在一個雪夜裏，出動軍隊二千名以上，均穿白衣，戴白帽，分成數批，乘小艇向南岸駛來，藉着月色和雪光的掩護，我守軍全不察覺，等到登陸了即開始大規模的攻擊。已經潛伏在我軍的後方的敵奸也乘機響應，我軍腹背受敵，不得不放棄蕭山縣城而轉移新陣地，這一次偷襲，我們有相當損失，但不久我軍即源源增援，迎頭堵擊，敵軍數度猛犯，均遭遏阻，敵人吃了幾次虧，看看無法推進，也就趕築工事，死守蕭山。——敵人這樣在錢塘江南岸獲得了根據地了。但是敵人的心却還沒有死。這一年，他在中國各戰區接連的發動了幾次大規模的流竄，目的是破壞我們的經濟，掠奪大量的物資，浙東雖然不是一個主要的戰場，但究竟是一個富庶的地方，所

以敵人也準備發動一個新攻勢，以求配合他全部的戰略。

敵人積極修建笕橋飛機場，三十架四十架的飛機不斷的在笕橋飛機場起落。

我的任務是設法破壞笕橋飛機場，並選擇適當時機，毀滅敵人大批停落在笕橋的飛機。

我們聚集在江干的某家的後院，我們整理當天所得的情報。

「據實際調查，笕橋機場現有雙發動機的轟炸機廿六架。聞明天將一部份襲諸暨，一部份襲金華。」

「我們先下手為強，馬上發電到××基地去，要求我們的飛機在明晨四時光景來炸掉它」。五十四號說。

我點點頭。

我們馬上擬了一個電稿發了出去，電上說：「笕橋停有敵機廿六架，望於明晨四時前來轟炸，收穫必大。」

我們發出了電報，像放下心事一般，大家輕鬆地談笑着。

第二天拂曉，我們起身得很早。我們靜待着我們的收穫。

不一會，警報淒厲的鳴了，警報還沒有完畢，我機的雄姿就掠過了市空，向笕橋機場撲去。我們歡喜得隨便跳躍着。

「九架，十二架，一共廿一架！」我們指點着包圍了杭州上空的我機。

「看！一架敵機尾巴上冒煙了，下去了，下去了！」四十七號喊着。

空中展開了一場激戰。

「嗡嗡！隆隆！隆隆！」一串的炸彈丟下去了！

一陣連續的炸聲震撼全市，桌上的杯碗也震動得互相撞擊起來。

我知道杭州的市民一定在歡呼着，揮着手迎接我們的神勇空軍的。

又是接連的「隆隆！隆隆！」的響了一陣。天空上祇見我機的銀色的影子，迎戰的敵機逃得無影無蹤了，也許完全給我們打落了。我機勝利地在杭州上空盤旋着，有一架竟低飛下來，飛得幾乎接近了屋簷，從電線桿上掠了過去，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裏面英勇的戰士神彩奕奕的面容。

警報解除之後兩小時，我們從偽組織方面得到了這次空襲結果詳情。

敵機廿六架擊毀廿四架，廿一架是地面炸燬的，一架是天空擊落的，有兩架逃走了。

敵人要進犯浙東，必須靠錢江大橋來通過軍隊。有了錢江大橋，敵人可以在幾小時內把軍隊完全開低蕭山；如果由船隻渡江，那麼不但時間將化上幾十倍，而重武器的運輸也將感到很大的困難。我方既探悉了敵人有準備進犯浙東的企圖，爲了打擊敵人這個新攻勢，我們的軍事當局認爲澈底破壞錢江大橋，在目前實爲必要。當我們放棄杭州時，曾經將這大橋炸毀過，但是因爲準備沒有充分，炸藥的力量過小，雖經炸毀中間的一個橋墩，但因破壞得並不厲害，敵人經過幾個月月的修理，仍然照常通車了。現在的計劃，是要澈底的加以破壞，使敵人無法利用。

軍事當局課予我們這樣的任務：我們就趕緊籌備這個工作。

敵寇的佈置概況是這樣的：他一共在錢江大橋西側敷設了六個探照燈。其中一個放在橋的正中

央，三個裝置在杭州六和塔附近，兩個排列在蕭山縣境這邊。這六個探照燈一齊發光起來時，真是可以照耀得毫釐不爽，附近十里以內的動靜盡收眼底。因此，在晚上要進行接近橋樑是十分困難的。

白天裏，也沒有兩樣，敵寇置有兩艘汽艇經常不斷地在橋下梭巡，並在橋上駐有十三個哨位。晚上哨兵們就搭棚睡在橋面上，與白天的換班……。

當我們要進行這件工作時，對於這些敵方的戒備，自是第一個障礙，因此，我們決心細加偵察，並運用最高水準的爆破技術來突破困難。

我們從偵察到完成澈底的任務，費時就幾歷兩個月之久。

我們的偵察工作是注重恆久與比較的，我們以數十位工作同志輪流執行偵察工作，設法詳細探悉敵人在每日每時不同的戒備情形。最後，我們就已詳悉敵人在風晨雨夕是怎樣戒備的？在月明星稀時分又是怎樣戒備的？也知道一日二十四小時內敵人在每一時辰下面的慣常情形。

當我們對敵方一切動態盡都瞭如指掌以後，立刻就部署起爆破準備方面的事來了。

我們從某處領到了爆炸器。我分配了工作人員。我們就開始進行究竟如何擇定適當的爆炸時間。當時我就想到兩點：一，在任何黑夜裏進行這些工作，一定是不能的；因為這時敵人的戒備必極為嚴密。二；在風雨的日子呢，也不可能，因為江心的浪濤太洶湧，會防礙我們接近橋墩，至於在白天呢！衆目炯炯，當然更休想！這樣我們就決定以爲最好的日子是下雪天。

我們達成任務的一天——一九四〇年〇月〇日，正是這種天氣，那天上午下了點冷雨，下午飄了一層不厚的雪，我們就快活得跳起來。

我們出動的人員一共八十餘人，×××隊的應隊長也參加了我們的工作。我派五十四號率領二十名同志分赴新市場，城站，清和坊，東街，新民路一帶準備分頭放火，使杭州全城發生混亂，把敵人的兵力和注意集中到城區的時候，我們就在錢江大橋進行爆破。這天晚上圓圓的月亮掛在天上，在岸上可以瞧見江心裏的一切，我們就心我們的工作會遭遇困難，但計劃既然決定了，我們就不得不硬着頭皮幹下去。

在這時候，的確是真正需要用到我們的機智了。我想：天下當然沒有達不成的事，而況我們工作同志個個抱有必死必成的決心。……老實說，人總是怕死的。不過，如果能想到坐在房子裏也何嘗沒有死的機會，那就不會覺得所謂危險是絕對的了。再我也斬釘截鐵的料及：在月亮之夜，敵人會特別大而疏於防範的，因此，如果能把握這時候，正是我們成功的所在。

七八點鐘的樣子，我們看見城裏起火了。起初是一個火頭冲向雲霄，以後接連的兩個，三個火頭衝了上來，照得天空緋紅。我們還可以隱約的聽到救火車上警鐘的聲音。

我們在江干的一個靜僻地方下了船。應隊長率先偵察明白，橋上的哨兵並無動靜，探照燈也不過機械地操縱動作，就招呼其餘的兩隻船跟上去，爆破工作就此開始，繫着炸藥的繩子在船隻牽引下綑住了橋墩，龐大而冰冷的橋墩上，由應隊長自己親自把繩子打了結。就使裝備火藥的一艘浮箱，開始沉到了水面下×公尺的所在，另外一艘小船呢，這時就拖着導燃綫走了。

應隊長確是一個聰明大膽的人，他安詳地仔細地檢查着全部爆破裝置已否真正妥當，因為他決心要使工作做得百分之百的好，務使達到掀翻整個一座橋墩的目的，這時，有一個同志提醒了我，說：

「喂！同志，導火的已經走了呢！」

在短短十五分鐘的佈置之中，原來確是什麼都安頓完備了，炸藥已緊緊靠住由杭州數過來的第六座橋墩。於是，我們的船也如飛的搖着橈離去了。

船離大橋不多路，大約數分鐘後，祇聽得後面又有敵軍呼吶的聲音了。原來，橋後面上的一個哨兵當時就已發覺這秘密，於是，整個橋面上的哨兵正都衝動地傳遞着消息。

這時候，我一點也不想旁的，只按了一按放在橋邊的機槍，因為我們來的時候共配備了某支機槍，那是準備於敵軍發覺時應戰的。所幸的，那時敵軍大約都嚇昏了，因此，岸上誰都沒有發槍，才使我們得以從容撤回。

其間，還有一個穿插小故事：幾個搖船的船夫，胆子欠莊，當時一聽見橋上大聲吶喝，明知道敵軍已發覺，就都祇顧拚命把頭往船底裏攢，他們以為船底可以保護腦壳似的。啊！當時的情勢實在間不容髮，應隊長就立刻捲起袖管，自己搖起橈來，終於在X地登陸，使危險完全脫離。

.....

當我駕船離開橋墩時，已發覺燃着的火藥氣，在我們的這一條船已經撤離相當距離時，祇聽見「轟」然一巨響，錢江大橋那邊就滿天都是黑烟了，那時我才安心！我知道，炸藥的威力確揮得很好，當時我們的船幾乎被震動所掀翻，後來呢！知道附近十里路以內的人家，桌子上的東西都被震得跳起來過呢？

我拍拍應隊長的肩膀，愉快地說：「應隊長，我們完成任務了！」不久以後，我們接到了情報第六號橋墩被連根拔起後，蕭山杭州方面兩個敵軍守備隊長互相推諉責任，一個說：中國兵那一定

是從蕭山方面偷過來的。另一個說：不！那是杭州方面走過來炸了橋的。結果，還是蕭山方面的一個敵酋有一點機靈，他說：一數橋墩吧！從杭州方面數起是第六座，從蕭山方面數起，却是第九座，可見中國兵是杭州方面放進來的。結果，杭州方面的敵守備隊長就以「通中國兵」罪被敵寇囚禁起來了。至於橋上的十三個敵哨兵，除五個已遭炸為肉粉外，其餘八個，都已受槍決，其罪名很可笑，也是一「通中國兵」。

我們在杭州大規模的縱火和炸燬了錢江大橋。敵人驚慌異常，出動全體人員，搜查我們特工人員，沒有什麼結果。但是在大橋附近的居民却被拘去不少，有許多無辜因為嫌疑的罪名遭受荼毒了。

爲了工作的便利，我們把我們的機關遷移到良山門內的某一個冷落的地方。

## 第六章 獄中

我們在杭州的大規模襲擊破壞，激起了敵人的憤怒。敵人開始向我們反攻了。

日軍、憲兵、偽警全體出動，封鎖交通，挨戶搜查，差不多每三天舉行一次。每一個地段，每一個商店、住戶，都被更番的搜查着。每一個市民都耽心着飛來的橫禍，整個杭州市籠罩着死亡的恐怖。

我們不時移動我們的機關，覓取適當的掩護，避免敵人獵狗一樣的追索。

但是，不幸的事情終於來了，同志接二連三的失蹤了。

什麼緣故呢？在我們這樣高度的警覺之下還會發生這種事情呢？難道敵人方面發覺了我們什麼顯著的線索嗎？故我開始懷疑了，我們更加戒備了。

我們大家分散開來，我在杭州接連換了六個住址。最後我搬到××橋一家醬園樓上住下了。

這是一個星期日的早晨，我正酣睡着，我被店夥叫醒了。「有東洋人來看你！」

接着那位日本人就立在我的牀前，我吃了一驚，但立刻裝着鎮定地起了身，披上衣服，忙說：

「對不起，請坐一會。」

「你已經被捕了，請你去問幾句話！」口氣似乎還客氣。

「好的，能否等我洗一下臉？」我知道事情是相當嚴重的，我思索着怎樣應付的方法。

他答應了我，但他仍嚴厲着監視着我，我看見他的手按着腰際的手槍。

當我洗過臉，穿好衣服，走到外面客廳的時候，我看到那些椅子坐滿着人，不少陌生的面孔，大都是日本人，而且都是便服的，我被這些人推擁着出了店門，又看見馬路上停着一部小包車，有四個憲兵守在旁邊，我被挾上汽車，汽車便風馳電掣的開動了。不久就停在衆安橋的日本憲兵司令部。

我又被兩個敵兵挾着登了樓，停在一間辦公室裏。辦公室裏陳設得很簡單，一張寫字檯，桌上擺着筆硯，坐着一個日本人，兇惡的臉上露着猙獰笑。（我後來知道他是憲兵隊特高科主任佐藤，是憲兵隊特高科內大權獨攬者）旁邊站着一個握着手槍的粗黑的漢子，（事後知道他是台灣籍姓李的一個翻譯）。佐藤和姓李的嚙哩咕嚕了一會，就用不純粹的上海話審問起來。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朱曉華。」

「做什麼事？」

「在紹興開設中西大藥房。」

「到杭州來做什麼事？」

「批一點西藥。」

「批一點西藥！」佐藤狂笑了起來，「不要說慌了，我們早知道全部內容了。從實的招供了吧！」他又收了猙獰笑，「你們調查統計局共有多少人？——你們在杭州共有多少人？」

我搖搖頭，我說：「我不知道調查統計局在那裏，我怎樣知道有多少人呢？」

佐藤看了姓李的一眼，姓李的翻譯將手槍向我瞄了一瞄。

「你不要發歎，我們佐藤先生打聽得很明白的，你是杭州調查統計局主任。你曾經主持炸燬錢江大橋工作，如果你不說出你的黨員，馬上要你嘗一點利害。」

我鎮定地辯道：「你們指我是渝方特工，應有證據，不能信口狂言。」

佐藤的眼露出兇光，姓李的翻譯加重語氣對我說：「我們絕對不冤屈你的，識相的，快說吧，否則你就要吃苦頭了。」

他們提出了十幾個我們同志的姓名，我都假作不識。

佐藤發怒了，他喝道：「好！你就不說吧！我過一回就給你嘗一嘗刑罰的滋味，好！現在就跟我們走罷！」說着，他們幾個都站了起來，我沒有什麼反抗，他們便兩個在前，兩個在後，把我拖下樓，塞將小包車裏送到人間地獄中了。

敵人囚禁罪犯的監獄在××路，就是從前的陸軍監獄。門口築了一個半月形的堡壘，一個獸兵輪流的站着，大門內擺着一張長方的大菜檯。白天經常的一個獸兵坐着，他的任務，大概類似「傳達」。入口向右轉灣，經過一個院落，就有四個監獄：一、二的兩號，每間祇能容留十至廿人；三、四的兩號，每間可各容三四十人。那裏有三個獸兵輪流看守：一個是端坐在中間的寫字檯前，一個正在睡眠，一個拿着刀槍棍鞭之類的武器，監視着被囚的同胞。每隔一分鐘，三個獸兵，交換一次工作。晝夜無間，每日另換三個獄兵。

我那天被送入去第三號那一間，雖然兩面是牆壁，而兩面却是不透空氣的巨木檔。一進去就聞到一股刺鼻的奇臭，原來角上安置一隻大糞桶。牆壁上貼着一張類似佈告的字條，什麼「不准說話」，「不准橫臥」，「不准……」等，裏面一字兒內外跌座着三排青年，差不多都沒有到三十歲

，每排有六個人。

進了裏面，最令我注意的，就是一個商人模樣的老年人，被打得血流滿面，腥臭難聞。他祇剩一口氣，差不多要死了。一個是十八九歲的少女，監獄裏僅有的一個少女，模樣兒頗生的秀麗，可是衣裳撕得破碎零落，臉上憔悴不堪，顯然是受過了敵人的苦刑。

我在一塊僅足容膝的廳地，也和他們同樣坐下時，便有人向我輕輕問道：「你爲什麼案情？」我說：「我自己什麼也不知道。」

還有人問我：「吃了飯沒有？」

我說：「我也不想吃。」

那人說：「這裏每天祇吃兩餐：上午九時，下午五時，你要吃，可以向他們要。」他也不徵我的同意，代我向鬼子要飯。不料那人却被鬼子打了一木棍，說他「多管閒事！」

這時候，對面監內發出一「喘」的一聲，鬼子便虎也似的竄了過去，說：「那個哈拉希？」（「哈拉希」就是倭語說話）講出來，不講出來，統統打！

於是一羣可憐的同胞，不得不指出一個發聲的人來。那獸兵聽了，便將手中碗口粗的木棍，高高舉起，叫那可憐的同胞，由後面跪到木檔口來，很命的朝頭打了下去。那同胞受了一下，便哇的大叫一聲，倒在地上。那獸兵也不管背部、腰部，下死勁的猛擊一下，纔算了事。我看着這種情狀，真是覺得慘酷極了。

我再也不願看這種暴行，和老僧入定靜坐起來。可是同監的難友們，又由我提出警告了，他們說：「這裏是不能閉目的。否則他們（指獸兵）就要說你在瞎睡，又要殘暴凶毆了。」於是我只得

和菩薩低眉般，俯着首，張着眼，一切當作不聞不見，坐判不及一分鐘光景，兩股以下，以至整個下部，簡直似針刺一般，而既不能臥倒，又無所靠倚，只將兩腿略為伸縮，重換地位。第一天，我就這樣支撐着。

在臨睡之先，由看守的獸兵，開了監門，指定一個監犯，判外面把破舊的蘆袋拿了進來，每人限定一條，當作棉被，我因為那時天氣還暖和，見了這蘆屑纍纍的骯髒破蘆袋，實在不敢領教，所以拒絕領取這條破蘆袋，就地一倒，便算安睡。

這是我進監獄的第一晚，我無論如何也睡不着。爲着濃厚的腥臭的薰蒸，爲着跳蚤白虱的襲擊，爲着同監的難友的沉痛的輕輕的呻吟。我又聽到隔壁的囚房裏一陣陣的低沉的哭泣和唉聲嘆息的聲音，我又聽見更遠一點的命令、咆哮、鞭撻、啜泣、懇求、哀叫，和犯人口中塞着某種東西的哼哼不絕聲……這是什麼地方呢？這不是人間地獄嗎？

我想判自己，——我落在敵人的手中了。既然落入敵人的手中了，生死也就置於度外。死，就把這生命獻給國家吧！生，我還是要好好地幹一場。我們特務工作人員緊緊地記住「時時不怕死，刻刻要求生」這一句格言的，我們以「死」來堅定我們戰鬥的意志，以「生」來激發我們努力的希望。我們不怕死，我們也就不貪生，我們既不貪生，那麼縱然敵人用盡什麼慘毒的刑罰，我們絕不畏懼，我們決不洩漏機密，即使一星星的事物也決不告訴給敵人知道。我知道今天不過是我的不幸的生活的開始，如果我還在牢房中生存下去，以後的日子將必比今日要艱苦十倍百倍，但是我早打了主意，敵人除非把我害死了，敵人決不能從我的身上得到什麼的。

我閉了眼睛思默。想到了我的光榮的死，我的煩躁的心，反而平靜下來了。

這時候忽然爲一聲巨響所驚醒了。牢房的門一開，一個衛兵出現了。

「朱曉華，開庭！」

這一個聲音，在靜寂的夜裏，像雷一樣的驚人，我慌忙的站了起來，跟了那個粗暴的傢伙，到了一間掛着一盞光線微弱的電燈的房子裏。

佐藤坐在寫字檯的後面，四個穿黃色制服的人排着立在兩旁，姓李的翻譯也在，有幾個人拿着皮鞋，佐藤的猙獰的眼睛毫無表情的盯着我，看他的眼睛裏好像要射出火的樣子。

有一個長時間，室內非常沉寂，沒有一句話，——一個可怕的沉寂，在一種沉重的皮鞋聲以後，佐藤的粗暴的喉嚨響了：

「你想了一遍沒有？——我們現在要你說真話。我告訴你，還是趕快說吧，否則——」於是他咆哮道：「否則一切都會完結，就在今天晚上結束你的生命。」

我裝着痛苦的說：「我是正當的商人，我什麼也不知道，叫我說些什麼呢？」

「我知道你是一個老奸巨猾的東西，」他大聲地說：「不用刑，你是不肯實說的，……來吧

！

那些穿黃制服的把我拖到那房間的角裏，他們剝去我的衣褲，赤了膊，祇剩一條短褲。

「舉起手來！」

他們不由我猶豫，就用皮鞭向我狂抽起來。臉上、背上、腿上到處都被暴雨似的皮鞭落下來，我被打得鮮血飛濺，體無完膚，我在地上滾着，有一個暴徒踏住了我的背，使我不能動彈，我掙扎着，但我最後無力掙扎，我什麼也不知道了。

醒來時，我仍舊被丟在第三號的牢房裏。

我的血凝結在我的褲上，我動彈不得，我稍一轉側，凝結的血塊破裂，就是一陣刺心的痛。我閉着眼睛，輕輕地呻吟。

我什麼也不想，我祇等待着死。

那個被敵人認作游擊隊的少女看了我的慘狀，動了惻隱之心，也顧不得敵人的監視，過來和我坐在一起，她撕下了他的襯衫，蘸了一些涼水，爲我楷洗血汙，撫摸我的傷痕。他說：「你叫什麼名字……？朱先生，你的傷太重了。——你還是靜靜的躺着吧。你要水喝這裏有。」

我什麼也不想要，我閉了眼睛躺着。

過了兩天，我的精神稍好，敵人又來傳我了。敵兵把我引到樓上那一間密室，端坐着的仍是審問我的佐藤，他指着地上的一隻寫有「殺人電器」四字的木箱道：「你不說，叫你嘗嘗這個滋味！」我那時也祇好拚着一死。

我說道：「我的話早說完了；請不必給我受這些痛苦，還是一槍了結我吧。」

這凶寇聽了，勉然大怒，站起來，左一個，右一個，接連打了我七，八個耳光。我的鼻血，便如黃河決口一般，不可遏止，把我一套短衫褲立即染成猩紅色。他隨即叫一個年青力壯的小鬼，將那電刑箱的兩根銅絲，扣在我的兩個姆指上。他就一手按着電紐，一手搖了起來，那時我的遍體，以及五臟六腑，簡直說不出是什麼難受；禁不住在地上打滾。他還叫那小鬼，拿了一支洋燭，點了起來，小鬼用脚踏住我的頭，手裏所點的洋燭油，滴向我的面上頸上。我嘴裏還是喊着：「把我斃吧！把我槍斃吧！」這種非人所受的痛苦，我足足熬了廿分鍾，以後，又昏厥過去了。

我重復被送到囚房裏時，同難的人嘆着氣說：「他上了電了！」

以後，我還受過坐老虎凳灌冷水等毒刑。祇有兩種毒刑沒有嘗過，就是絞刑和狗咬。據囚犯們說：絞刑是用繩子切在囚犯的咽喉，拉緊，昏過去了，就放鬆，待你慢慢醒來，又是猛的一拉，這樣地要來好多回。狗咬是把人的衣服全部剝光，有的時候，是雙手反剪，懸吊着離地很高，有的時候則綁在樹木或柱子上，最「客氣」的，是衣服雖然除去，總算還沒有繩子縛在身上。然後，他們就牽出了訓練好的警犬一頭或數頭。以口令來指揮它向囚犯亂咬，使得囚犯發出一聲聲的慘號。而敵人却在旁高聲竊笑。

受盡了毒刑，身子已經摧殘到這個樣子，我還想活嗎？我什麼也不希望了，幸虧那女游擊隊員待我很好，她不時地予我以同情的慰藉。有時更給我神祕的希望，她說：「朱先生，你忍受着吧，你不久是可以出去的！」

我說：「把我的屍體運出去吧！」

「不，你可以活着出去的。」她神祕地笑了笑。她又說：「敵人指我是游擊隊，但敵人拿不出什麼證據。我在偽組織方面有人，現在正在設法運動敵方釋放；但佐藤一定不肯放我，他幾次的調戲我，要我答應他的要求。有一次甚至於把我叫了去，關在密室裏想強奸我。我偏強地拒絕了。但佐藤並沒有心死，還是不肯放鬆。我的不能釋放，多半是佐藤在作梗。」

這一天，又來傳我了。我以爲又要遭拷打了。一個敵兵把我領到另一間密室。我進了密室，我怔住了。

裏面祇有兩個人，上面坐着一個日本人，旁邊是一個女人，是俞芳。

俞芳見了我這種狼狽的樣子，一種婉惜和憂慮的情緒很快的顯了出來，她對我說：「朱曉華，這是杭州特務機關長松井先生，他有話要對你說。」

我目瞪口呆的站着，松井說：「你坐下來」。我就在旁邊的一張椅子上坐去了。

俞芳又開口了：「松井先生知道你是渝方的特工人員，他很佩服你，他要求你再想一想，如果你肯和我們合作，你可以馬上獲得自由。」

松井特務機關長也微笑對我說：「你是很好的人，我們不該用刑罰待你，我已經通知憲兵隊，通知佐藤先生優待你了。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的好意，回心轉意，和我們合作。」

我一聲不響，我後來說了，「我不是特工人員，我和你們怎樣合作呢！」

俞芳回轉頭和松井說了些什麼，松井點了點頭，就說：「好了，你和他好好的談判吧。」松井和我點了點頭，便逕自開門出去了。

室內祇剩俞芳和我兩個人了。

俞芳鎖了門，挨近了我身子，帶着喫驚的聲調說：「鐵軍，你怎的到杭州來，你怎的變成這個樣子了？」

我不願接近她。我想把她推了開去。

俞芳說：「鐵軍，你不要誤會，你不要多心，我是愛你的。我的爸去年調到杭州來，在特務機關做事，他昨天剛和我談起了有一個渝方特工領袖朱曉華被捕。朱曉華，這個名字是我在上海時候。在虹口醫院裏給你取的，我猜想一定是你。所以我特地央求爸和松井特務機關長說，如果是你，

我在紹興曾認識你，我可以把你說服投到我們方面來。憲兵隊方面對你是什麼方法都用盡了，還是審問不出一個結果來。松井特務機關長一想。如果能說服你，也好，便允許我來看你了。他們的意見，如果你不答應參加這邊的工作，大概是要把你處死了。」俞芳說話停頓了一下便又問：「鐵軍，你打算怎樣呢？」

「你要我投降敵人嗎？」我睜大眼睛質問她，我幾乎要把聲音高了起來，她馬上把手按住我的嘴，「我也不過這樣問問罷了，我知道你是不會變節的，不過，爲了你的自由，爲了你的生命，你不可以將計就計，權且答應他們嗎？」

「不，」我堅決地搖了搖頭。

「那是假的呀，有什麼不可以呢？」她輕輕地說，深怕那聲音漏了出去。我還是不爲所動。

她幾乎要急得哭起來了。她說：「鐵軍，我知道你——我知道你是一個轟轟烈烈的男子。因此，我愛你，我要救你。你如果不答應我這樣做，你是不能得到自由的。你難道不要自由嗎？你難道不能遷就我這一個要求嗎？」她攀住我的肩重重的搖着。

我嘆了一口氣說：「芳，你是不知道的，如果我答應了他們，我是擺脫不掉的；而且，我在我們的領袖面前宣了誓，我決不叛國，我決不降敵，我甯可死，我一點都不覺得死的可怕。如果我怕死，我早就在敵人的毒刑之下低頭了。芳，你就讓我這樣死去罷。」

我也流下了淚了。

俞芳見我這樣倔強，悲憤地啜泣起來，她不敢放聲地哭，她祇是伏在我的懷裏哭，她不怕我身

上的腥臭。她不怕我身上的蚤虱，她後來堅強地站了起來，說：「鐵軍，你不投降也好，我總要用盡方法把你救了出來！」

她拭乾了淚，要走了，她開了門。叫敵兵仍舊把我送回牢房。

回到了牢房，我默默地一聲不響地坐着。

那個女游擊隊員接近了我，問：「今天日本鬼子不用刑嗎？」

「沒有，」我回答。

「朱，你可以準備了，你今天可以出去了。」她輕輕地在我耳邊說。

我用懷疑的眼光看着她的臉。她的眼睛裏露出了神祕的歡喜，但我不信俞芳有辦法救出我，而

且出去這樣快，我問：「什麼？」

「真的你可出去了」她又低聲地說：「你不要再問了，今天晚上就可以知道的。」

晚上夜色迷濛，星光暗淡，杭州全城寂寞得像死城。

九點鐘。由四十七號領導的我們二百個武裝同志在城裏發動了一個空前的大暴動。到處縱火，到處投彈，全城發生十餘處的火頭，熊熊的火光上衝雲霄。砰砰的槍聲和彭彭的手榴彈聲響成一片，使人疑心不知有多少人馬在城裏衝殺，這時四郊的一千餘的游擊隊已衝進了城區，分頭襲擊敵偽機關。一隊勇士襲擊監獄，炸燬了大門，牆壁，裏面的囚犯一鬧而出，那女游擊隊員用力拉着我的手，飛也似的衝出了監獄。這時四十七號早已趕到，女游擊隊員把我交給了四十七號，說聲：「同志，再會。」便隨着游擊隊走了。四十七號馬上派四個同志擔架了我，乘着全城混亂之際，保護着

我先行撤退。以一夜步行約一百路的速度，把我送到X處鄉間。

敵人對於這次突如其來的襲擊不敢反抗，祇是躲着不出來迎擊，這一次，我們所有的同志都之達成任務後安全撤退的。

——我出獄了我恢復自由了。



## 第七章 古城爭奪戰

我以羸弱之軀，重新回到紹興；，在福康醫院養病。過了三個月，身體漸漸回復健康了。這時浙東時局一天一天的緊張起來。

而在紹興，這時的情況尤其嚴重。每個人民的痛苦倒並不是戰爭的威脅，而是飢餓的恐慌。

紹興一百二十萬人民爲饑荒所襲擊，農田的收成歉薄，食米的接濟困難。於是，米價由二十餘元漲至一百三十餘元一石，還是有價無米，雜糧價格騰貴，大麥，番薯，王蜀黍是貧民的經常的食料，但也貴到八十餘元。雜糧漸漸在市面稀少了絕跡了，有的人便吃豆腐渣，每天早晨在豆腐店和醬園的門前擠滿了婦人，小孩，他們都挽着一隻竹籃爭購這少數的豆腐渣，以後，連豆腐渣也不容易買到了，貧民祇有吃野菜和糠。人民竟日胼手胝足血汗所得的，尙不能圖一飽，菜色滿面，餓羸載道！而在城區，這些飢餓了的人民，一個個的把他們的乾癟了的身體倒在街頭，當他們餓到最後的一口氣時，他們都是難受得撕碎了上衣褪下了褲子，仰天死去的，這種慘景使每個路人低下了頭不忍看下去。

窮苦的壯年漢子，便不顧切在城鄉嘗試搶劫的行徑了。在城區，最活躍的是成羣的饑童，那些可憐的孩子，徘徊在各種茶食店點心店門口，看見顧客買了糖果或點心出來，便會趁人們不留心的時候猛的像餓虎那般撲了過去，把攔到的東西迅速地塞進口去，狼吞虎嚥的吃了下去，即使那孩子被人們擒往，生氣地打着他的耳光，但他却仍然毫無所覺的顧自咀嚼着，吞食着，等到吞食完畢，

才掙扎着想法逃走。

人們對於這情形是幾乎看慣了。站在馬路上的警察也老是無動於中的袖手旁觀。在人們心裏想，這是一件好事！這孩子搶到一點食物，也許他的脆弱的生命又可以艱苦地延長一兩天了。

在饑荒的恐怖之後，接着來了疫災，水災，這重重的災患，使紹興人民受了空前的浩劫。

在這時候，漢奸，間諜就趁機活躍下。紹興的社會上流行了一種荒謬謠言說：「日本人要來了，日本軍隊不久就要攻紹興了。」

人心愈加浮動，混亂和不寧了。

這時敵人進犯浙東的行動已經發動了。將我所得到的情報，是在上海，杭州，蕭山各地集結敵兵自二萬至三萬人，已由蕭山開始向前推進，敵艦二十餘艘巡弋在寧波，永嘉海面，頗有登陸企圖，我方軍事當局的戒備已大大增強起來，在諸暨紹興一線，山地，永鄉，配備了××師的兵力，準備放棄若干地方，張開袋形陣地，誘敵深入諸暨紹興間的山地，予進犯的敵人以迎頭痛擊，並加以殲滅。在浙東沿海各區，也增厚的防務，嚴密監視敵艦的行動。

錢江南岸指揮部駐紹興×地，由×××將軍坐鎮。

但是一切荒謬的謠言還是像疫癘一樣的蔓延着。

四月十五日紹興舉行了一個的盛大歡迎會，歡迎××部特派視察員劉維勇中將的蒞臨。劉將軍一抵達紹興後，即召集黨政軍各機關首腦舉行會議。對於當前浙東的局勢，在會議席上作一個詳細的分析，他認為這完全是敵人的虛張聲勢，浙東在軍事上沒有什麼重要性，敵人是不能於浪費兵力作

不必要的進一步的行動的，在他猜測，也許敵人想在另一戰區發動攻勢，想藉此以轉移我們的注意力。晚上他出席覺民舞台的各界歡迎大會，他在台上向參加大會的各機關團體學校的五六百代表演說，也發表這同樣的論調，他的演說第二天在報上登載了出來，竟引了民衆嚴重的反響。

民衆是敏感的，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了消息，知道敵人已經從蕭山方面向紹興移動了。民衆的口頭互相傳播，從這一個人傳到那一個人，全城的人爲這消息侵襲着，困擾着。劉將軍的軍事觀察安定不了人心。

軍事當局對此鎮定地應付着。

十六日的上午，劉維勇中將親赴三江口，視察海防前線。當晚回來，時局又作了一次鄭重的表示。前方無什麼動靜。

四月 六日下午二時，我忽然接到×處總站一個急電。

「敵人冒充軍事大員，抵浙東前線活動。速加逮捕！」

我得了這個電報，我驚駭得很厲害，「什麼軍事大員？是誰？」我心裏疑惑着，「是劉維勇中將嗎？……如東是劉維勇中將，我們怎樣去辨別他的真偽呢？我們怎麼可以冒昧逮捕他呢？」

我急急地趕赴指揮部，謁見×××將軍，我告訴他我得到的情報。

他也躊躇得 籌莫展。

我說：「我也顧不得他的體面了，我決計加以偵查。」

「那麼，一切要仔細，」×將軍說。

我秘密佈置了四十個同志埋伏在龍山旅館的四周，和左右路口。嚴密監視劉維勇中將和他的所有隨員衛隊的行動，那時他駐節在龍山旅館。我約了×專員，帶了四個同志，在深夜一同去謁問劉維勇中將。

這時已是深夜三時十五分。

我說出了我的身分，我向他道了歉，然後又說明了來意，並說：「我來此的任務是想考驗劉將軍的證明文件。」

劉維勇是一個高大架子的軍人，長方臉，沉靜而威嚴，這時已經穿好了馬庫呢的軍裝。他看了我了一眼，揮了揮手叫一個衛隊把他的證明書拿出來：一張派令，一張護照，以及一切公文，都蓋着××部輝煌顯明的方印，一切完全像是真的沒有什麼破綻。

我本想繼續進步搜查；但後來一想，還是慎重一點，我對他說：「劉將軍，這是一個重大的事情，我有責任推究它的真相，我現已去電××查詢，在沒有得到覆電以前，我請劉將軍暫時不要移動。」

他極度的憤怒着，他拍着桌子厲聲喝道：「搗你的鬼，滾吧！」

正在這個時候，四十七號衝了進來，他把手槍指着劉維勇說：「奸細，是你！」然後回頭對我說：「××部回電來了，——根本沒有派什麼人來視察浙東，×站又來了電，說劉維勇確是間諜。逮捕他！」

劉維勇看見他的行跡已被我們識破，剛要取出手槍向我們射擊。×專員眼明手快，猛的撲了過去，把他抱住。我們幾個人把他按住，用索子捆了他。

四十七號把他的衛隊一槍解決了。

我們的武裝同志也在另一房間內同時行動，把他的四個隨員也逮捕了。

我把劉維勇交給四十七號，叫趕緊送到指揮部去，我說：我馬上就和指揮官同來審問。留着四個同志在這裏協助我辦理未了的事。

同志們繼續用力堆撞第三個房間，準備逮捕隨劉維勇同來的他的太太。

我趕了過去，我向房裏說：「劉太太：開門吧，我們不會對你無禮的，如果你關住門，我們還是可以撞進來的。——開門吧！」

門霍的開了我首先跨進房去，我吃了一驚，我幾乎要喊出來了：「俞芳！」

我連忙抑住我的聲音。同志們剛要隨着進來，我揮了揮手說：「你們出去吧，我叫你們進來時你們進來，現在不須要你們，」他們退出去了，我順手關了門。

裏面站裏一個打扮的雍容華貴的女人，正是俞芳，露出驚惶的臉色。

我說「俞芳你怎麼又到紹興來了。」

他看見我，好像羞愧欲死的樣子，撲向我的身上抱着我的肩大哭了起來。

「你是劉維勇中將的太太嗎？」我推開了她，扶着她坐下，譏諷地問。

「不，不，」她仰起頭看了看我，「我不過是被迫的跟隨着他，給他做一個掩護——因為我在這裏比較熟悉，他們要我作一個嚮導。」

「但是現在你是被捕了。」我輕輕地說。

她冷冷地說：「我知道，」她拭着她的眼淚，她又仰起頭仔細的看看我的臉，沉默了一會，說：「鐵軍你現在完全恢復了你的健康了！」她又過來握住我的手。

她這一句話勾起了我無數的往事，引起了無窮的感觸。我想起了幾年前俞芳喝醉了酒，要我陪着到龍山旅館來，我們就住在這房間裏定了情。我想起了我在上海虹江路受了傷，她把我救了出來，給我治好了傷，助我離了危境，我又想起我在杭州憲兵隊的監獄裏受了毒刑，她冒險的到獄中來營救我！這個熱情的女人，她始終愛戀着我。——她現在落到我的手中了，我是不能不救她的。

我點了點頭，我又幸運地握住了她的溫暖的手。我的心震盪了起來。我無意她看了那幾年來還沒有移動過位置的那張鐵床，那正是幾年前我們在醉後顛倒過的牀，她的眼光跟着我的眼光掠過那牀，她也彷彿記起了那一次放縱的事了，她的臉上不禁泛起了紅暈。

我重複地說：「芳，你現在是被捕了，你不要驚慌。我不能馬上設法釋放你，但我一定可以想法營救你。」

俞芳吃吃地笑了起來，像開玩笑地問：「你能救我嗎？」

「自然，我一定救你——我用斬釘截鐵的肯定口氣回答他。

她索性高興地笑了起來，她說：「我不要你救我——我還救你這一次！」

「什麼？」我不明白她的意思。

她把我拉了過去，一同坐在牀上。她鎮定地說：「日本軍隊已經包圍紹興城了，你們在重重包圍中了，便衣隊今天已混入了城區，準備及時響應，今天日本軍隊總攻紹興的日子，今天十時三十分江口外日軍已經登陸，分四路向紹興城推進，一路經柯橋沿蕭紹公路前進，一路由安昌循河道直趨——

斗門，一路繞道臬埠直趨五雲門，蕭山方面的日軍也向臨浦推進。」牠看了看手錶，她說：「你聽，這是什麼聲音，這不是機關槍聲嗎？」

我聽完了她誇張的說明，我不禁輕蔑地冷笑了一聲，我說：「俞芳，你究竟還是女孩子，紹興城因爲是在水鄉的中間，在我戰略上是沒有什麼價值的，紹興與我們根本不想死守它，如果敵人要進攻紹興，我軍正張好了口袋，等他進了口袋，便可一舉殲滅它，你所說的即使是真，我們也不介意，如果敵人要奪取紹興，紹興必將成爲敵人的墳墓。」我停了一停，接下去說：「敵人包圍了紹興城嗎？芳，你知道不知道，我們已經包圍進攻紹興的敵軍呢！」

我站了起來，推開了窗，想找尋機關槍聲的方向，我忽然看見天空中箭也似的衝上道紅色的火燄，一忽兒熄滅了。我知道這是敵人的信號槍，我回過頭來看了俞芳一眼，我一聲不響的開了門，對幾個武裝同志說：

「X同志，你馬上打電話告訴X專員、X縣長，敵人已經竄近紹興，趕緊把城區各機關由五雲門撤退至平水鎮，以防萬一……X同志！把劉維勇一千人犯轉解到總部，聽候審判。其餘一概由我親自處理，X同志在這裏協助我。」

我吩咐完畢，我冷冷地對俞芳說：「日本軍隊是奪不去紹興的，即使現在他攻陷了紹興，我們還是可以馬上把它奪回來的，現在，你不能再在這裏停留的，爲了你的安全，你應該跟我走！」我用嚴厲的聲音命令着她。

「我跟你到那裏去？」

「你不用問，祇要跟我走就是了！」

她把眼光在房裏一掃，「你能够允我帶一點東西嗎？」

「你要拿什麼！」

這時天色已露魚肚白，城裏的敵人便衣隊果然開始暴動了，到處放槍，丟手榴彈，砰砰彭彭的聲音一陣緊似一陣，城內的居民知道敵人已經竄進了城，扶老攜幼，啼爹叫娘，鬧成一片。成羣結隊的出西門向西效逃難，我們的英勇的守城部隊和警察這時不顧一切的到處搜索，看見敵人的便衣隊就殺，敵人的便衣隊起初猖獗非常，幾乎使人不能估計他們人數的多少。但我城防部隊和警察擊斃死二百多人，城裏的槍聲炸彈聲已經平靜下來了，這時天空又發現敵機了，敵機向城郊軍民低飛掃射，一架、二架，增加竄進二架。各路進攻的敵軍也漸漸的迫近城區，機槍和迫擊炮聲愈加密了。

我方增援部隊已及時趕到，向這些另星的人進行掃蕩戰。

爲了避免不過要的損失，各機關迅速地集結在一起，×專員下令：「向某地撤退。」

「我押着俞芳跟隨着各機關重要人員、×機員×縣長一起走，我們匍匐地沿着城牆前進，衝過敵人的火網，我們的部隊激烈的還擊着，掩護着我們。」

我一不留心，不料俞芳就像瘋狂似的衝出了我們潛行的隊伍，向敵人所在的一向飛也似的跑去，舉起手槍向天空砰砰的放了二槍，手裏又揮動着一條紅手帕，似乎是和敵機打信號，嘴裏發出了尖銳的叫喊。是一種慘厲的呼救的聲音。

敵機似乎已經見了她的動作，有三架敵機馬上飛到了這邊來，猛的一聲俯衝，開着機槍向我們掩護的地方掃射下來。

我靜視着這千鈞一髮的場面，忠與愛兩個能併立的問題矛盾地交織在心頭，我知道我應該在這時立刻決定我的態度了，如果我不忠，就是放了這到敵人的間諜的我的愛人，如果我要忠，我必定要冒死把她攜了回來，或是結果了她的性命。

我慎重地拿出了手槍，我飛跑在俞芳的後面，我高聲喝道，我命令俞芳停止前進。

但是在生死一線的俞芳並不同頭一看，她仍舊不顧我的命令，繼續沿着城河向南方飛跳前進，那時已經可以看到一股敵人守住了五雲汽車站旁的橋了。

「好！我不能留下你的命了！」我自言自語的說着，我舉起槍來準了她抖動着的背部，連續地向她射擊，俞芳鮑了幾步，倒地了。

我手足無措地把手槍丟在地上，拼命的跑上前去抱起還在輾轉掙扎中的俞芳，她那胸部連中兩彈的身軀，還感覺她的體溫是多熱的。她的呼吸是急促的，她的臉色慘白了，她痛苦地張開眼睛看了我一眼，又痛苦的閉上了。

「俞芳，你恨我嗎？」

「不，鐵軍，我不恨你！」她呻吟着，斷斷續續的說：「我知道你的苦衷，這是你應有的處置。我是你的，就是死在你的手麼，也是痛快的，鐵軍，我要死了，你快走吧！」

「不，你不會死的……！」我幾乎哭起來了，我滴下了連串的眼淚，「俞芳！俞芳！」我連聲叫着。我緊緊地抱着她。她的面色漸漸地灰白了，她的眼睛漸漸的閉上了。

一架敵機猛的向我們這一方面俯衝下來，離開我們不滿二十步路的地方一夥大炸彈爆發了，我什麼也不知道昏厥過去了。

百城堂  
書店

台北市新生北路7號地下樓B9室  
(新光華商場)

編號

定價

書名

120-

我亦女间谍



軍機處  
圖書部  
第十卷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

國家圖書館



002435335



7 著 者 李 鐵 軍  
 4:16 出 版 者 復 新 書 局  
 定 價 二 元 七 角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十 月 再 版

籍